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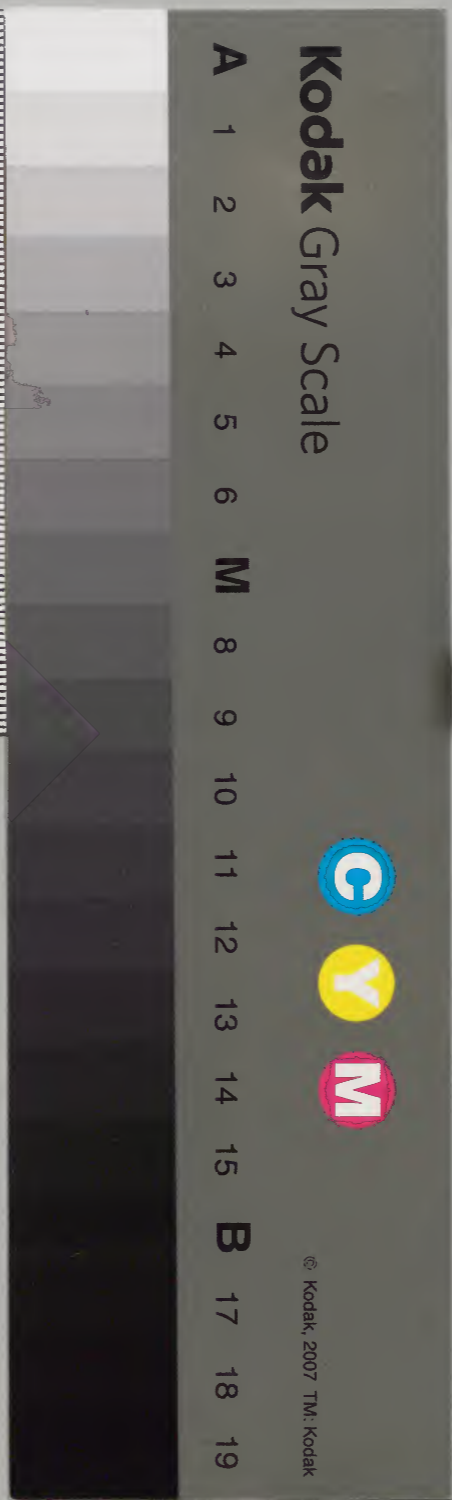
困學紀聞

六之八

| | | | |
|-----|---|---|---|
| 漢書門 | | | |
| 類 | 號 | 函 | 架 |
| 二 | 七 | 九 | 二 |
| 四 | 七 | 二 | 七 |
| 冊 | 冊 | 冊 | 冊 |

| | | | |
|------|---|---|---|
| 內閣文庫 | | | |
| 類 | 號 | 函 | 架 |
| 漢 | 二 | 七 | 九 |
| 書 | 七 | 二 | 七 |
| 冊 | 冊 | 冊 | 冊 |

| | |
|------|---------|
| 內閣文庫 | |
| 番號 | 漢 2774 |
| 冊數 | 7 (3) |
| 函號 | 307 143 |





困學紀聞卷之六

春秋

春秋之法韓文公謹嚴二字盡之學春秋之法呂成
公切近二字盡之

詩亡然後春秋作詩春秋相表裏詩之所刺春秋之
所聚也小雅盡廢有宣王焉春秋可以無作也王
風不復雅君子絕望於平王矣然雅亡而風未亡
清議蓋凜凜焉擊鼓之詩以從孫子仲為怨則亂
賊之黨猶未盛也無衣之詩待天子之命然後安

淺草文庫

浚儀 王應麟伯厚甫

則篡奪之惡猶有懼也。更齊宋晉秦之霸，宋嘗無詩禮義之維持人心。如此魯有頌而周益衰，變風終于陳靈而詩遂亡。夏南之亂，諸侯不討而楚討之。中國為無人矣。春秋所為作與春王正月。程氏傳曰：周正月非春也。假天時以立義耳。胡氏傳曰：以夏時冠月，垂法後世。以周正紀事，示無其位不敢自專。朱文公謂以書考之，凡書月皆不著時，疑古史記事例如此。至孔子作春秋，然後以天時加王月，以明上奉天時，下正王朝之義。而加春於建子之月，則行夏時之意亦在其中。以下

程子假天時以立義考之，則是夫子作春秋時特如此四字以繫年見行夏時之意。如胡氏之說，則周亦未嘗改月，而夫子特以夏正建寅之月為歲首。月下所書之事是周正建子月事，自是之後月與事常差兩月。恐聖人制作不如是，錯亂無章也。劉質夫說似亦以春字為夫子所加，但魯史謂之春秋似元有此字。石林葉氏考左傳祭足取麥穀，鄧來朝以為經傳所記有例，差兩月者是經用周正而傳取國史有自用夏正者，失于更改也。陳氏後傳曰：以夏時冠周月，則魯史也。夫子修春秋每孟

月書時以見魯史每正月書王以存周正蓋尊周而罪魯也張氏集傳曰周官布治言正月之吉此周正也而以夏正為正歲詩七月言月皆夏時而以周正為一之日可見兼存之法沙階程氏曰周正之春色子丑寅月呂成公講議於春字略焉蓋闕疑之意

胡文定春秋傳曰元即仁也仁人心也龜山謂其說似太支離恐改元初無此意東萊集解亦不取

隱元年有正月後十年皆無正月陸淳曰元年有正言隱當立而不行即位之禮十年無正譏隱舍居

其位而不正以貽禍

春秋書侵者才五十八而書伐者至於二百一十三

蘓氏謂三傳侵伐之例非正也有隙曰侵有辭曰

伐愚謂孟子曰春秋無義戰非皆有辭而伐也

金石錄鼎銘有云王格大室即立按古器物銘凡言

即立或言中立庭皆當讀為位蓋古字假借其說

見鄭氏注儀禮秦泰山刻石猶如此愚按周禮小

宗伯掌建國之神位故書位作立鄭司農云立讀

為位古者立位同字古文春秋經公即位為公即

立蓋古字通用詛楚文變輸盟刺即渝字案文公

引以證公毅鄭人來輸乎即左氏渝乎也謂文定
求乎恐不然

史記孔子世家文辭有可與人共者至於為春秋筆

則筆削則削子夏之徒不能贊一辭曹子建與楊

德祖書昔尼父之文辭與人通流至於制春秋游

夏之徒乃不能措一辭李善注引史記曰子游子

夏之徒不能贊一辭今本無子游二字

公羊疏案閔因叙云昔孔子制春秋之義使子夏等

十四人求周史記得百二十國寶書今經止有五

夷宿潞之屬僅有六十莊七年傳云不修春秋曰兩星不及

地尺而後君子修之曰星實如兩何氏曰不修春

秋謂史記也古者謂史記為春秋劉原父謂何休

以不修春秋百二十國寶書三禮春秋朱文公謂

二書不傳不得深探聖人筆削之意

王介甫答韓求仁問春秋曰此經比他經尤難蓋三

傳不足信也尹和靜云介甫不解春秋以其難之

也廢春秋非其意朱文公亦曰春秋義例時亦窺

其一二大者而終不能自信於心故未嘗敢措一

辭

鶴山曰春秋由懼而作書成而亂賊懼亂賊益陷溺

之深者而猶懼焉則人性固不相遠也其說本於
呂成公講義

書尹氏卒此尹氏立王子朝之始也書齊崔氏出奔
衛此崔杼弑其君之始也比事觀之履霜堅冰之
戒明矣聖人絕惡於未然必謹其微

薛士龍春秋旨要序謂先王之制諸侯無史天子有
外史掌四方之志而職於周之太史隱之時始更
魯歷而為魯史諸侯之有史其周之衰乎魯並秦
誓列於周書其棠韓奕編之南雅焉在諸侯之有
史也晉乘始於殤叔秦史作於文公王室之微諸

侯之力政焉爾止齋後傳因之朱文公以為諸侯
若無史外史何所稽考而為史古人生子則問史
書之間尚有史况一國乎愚謂酒誥曰矧太史友
內史友則諸侯有史矣

春秋日食三十六有甲乙者三十四歷家推驗精者
不過二十六有日期者二十六以周歷考之朔
日食二十五魯歷校之又食十三唐
一行得二十七朔差者半本朝衛朴得三十五獨莊十
八年三月古今筭丕入食法

漢日食五十三後漢七十二唐九十三歷法一百七
十三日有餘一交會然春秋隱元年至哀二十七
年九三十一百五十四月唯三十七食是雖交而

不食也。襄二十一年九月十月二十四年九月八月
 月頻食是頻交而食也。漢高帝三年十月
 西疇崔氏曰春秋桓四年七年無秋冬定十四年無
 冬桓十七年書夏五而闕其月莊二十二年書夏
 五月而闕其事僖二十八年書壬申而不繫之月
 桓十年書五月而不繫之夏昭十二年書十二月
 而不繫之冬郭公仲孫忌與凡日食而不繫朔與
 百者皆闕也。

孟子題辭仲尼有云我欲託之空言不如載之行事
 之深切著明也。太史公自序聞之董生曰子曰我

欲載之空言不如見之行事之深切著明也。正義
 云此春秋締文愚謂締書起哀平間董生時未有
 之蓋為締書者述此語耳。

公矢魚于棠。朱文公曰據傳曰則君不射是以弓矢
 射之如漢武親射蛟江中之類。按淮南時則訓季
 冬命漁師始漁天子親往射魚則左氏陳魚之說
 非矣。

春秋正月書王者九十二二月書王者二十有三三
 月書王者一十九。元年不以有事何休謂二月三
 月皆有王者以存二王之後。二月三月之正月先儒

以為妄

紀侯大去其國陳齊之謂聖人蓋生名之大名也若漢藥大是也愚按以大為紀侯之名本劉質夫說魯哀公問仲尼曰春秋之記曰冬十二月實霜不殺我何為記此仲尼對曰此言可以殺而不殺也夫宜殺而不殺桃李冬實天失道草木猶犯干之而況於人君乎此韓非書所載也以魯論焉用殺之言觀之恐非夫子之言也法家者流託聖言以文其峭刻耳胡文定公春秋傳取之未詳其意沙隋春秋例目云有蜮或考隸古春秋作有蜮爾雅

食葉蚘音特

爾雅蜚蠊肥郭璞注蜚即負蝨臭蟲

秋所書即此物若是負蝨不當云有謂之多可也

即顛謂魯僖遭旱修政自勅時雨自降然春秋於僖

公初書雨已而書雩已而書大旱公之德衰矣

名不可不謹也春秋或名以勸善或名以懲惡衮鉞

一時薰蕕千載東漢豪傑耻不得豫黨錮慕其流

芳也我朝鑄工之微不肯附名黨碑懼其播惡也

名教立而榮辱公其轉移風俗之機乎

公如京師非禮也晉楚可以言如京師不可以言如於是朝覲之禮廢矣

仲子之贈宰書其名成風之贈王不書天正三綱也
 公羊氏乃有母以子貴之說謂之知春秋之義可
 乎漢章帝不以尊號加於賈貴人晉明帝不以尊
 號加於荀豫章君猶近古也
 齊侯衛侯胥命于蒲荀子曰春秋善胥命程子胡文
 定皆善之劉原父以為自相命非正也止齋亦以
 為相推長也於是齊僖稱小伯黎之臣子亦以方
 伯責衛宣愚謂齊衛胥命此霸者之始其末也齊
 魏會于徐州以相王霜凝冰堅其來漸矣
 書郊九皆卜不吉失時牛災則書之書大雩二十一

皆在午未申之月建巳之雩常事不書
 三書蒐於甲公之時兵權在大夫再書蒐於定公之
 時兵權在陪臣
 定公六月即位而於春夏書元年正義謂漢魏以來
 雖於秋冬改元史於春夏即以元年冠之因於古
 也通鑑漢建安二十五年之初漢尚未亡即以為
 魏黃初元年朱文公謂奪漢太速與魏太遽非春
 秋存陳之意
 春秋三書字而昭十七年有星孛于大辰申須曰禁
 所以除舊布新也史記天官書劉更生封事云春

秋彗星三見則彗孛一也晏子春秋齊景公睹彗
 星使伯常騫禳之晏子曰孛又將出彗星之出庸
 何懼乎則孛之為變甚於彗矣齊有彗星見於
 星孛東方在於越入吳之後彗見西方在衛鞅入秦
 之前天之示人著矣

齊桓之將興也恒星不見星隕如雨晉文之將興也
 沙鹿崩自是諸侯無王矣晉三大夫之命為侯也
 九鼎震自是大夫無君矣人事之感天地為之變
 動故董子曰天人相與之際甚可畏也
 晉自武獻以來以詐力疆其國故傳曰晉人虎狼也

晉人無信晉所以霸師武臣力也春秋書晉人納
 捷菑于邾弗克納晉士匄帥師侵齊至穀聞齊侯
 卒乃還此孟子所謂彼善於此者君子與之義理
 之在人心不可泯也剝之上九一陽尚存春秋之
 作見人心之猶可正也

列國之變極于吳越通吳以疲楚者晉也通越以撓
 吳者楚也春秋於是終焉唐以南詔攻吐蕃而唐
 之亡以南詔本朝以女真滅契丹而中原之亡以
 女真女真之將亡也吾國又不監宣和而用夾攻
 之策不知春秋之義也

刑有狄難已遷於夷儀三國之師城邢俾反其國都
故列三國稱師以著其功淮夷病杞方伯不能斥
逐蠻夷使相人安其都邑乃城緣陵使遷故書諸
侯而不列序狄入衛踰年齊侯方城楚丘以處文
公故但書城楚丘而不著其城之者書愈略者功
愈降也沙隋程氏云

齊桓之霸自盟于幽至會于淮凡十有二會而孔子
稱九合諸侯劉氏意林曰始于幽終於淮合者九
崔氏曰道其不以兵車而已莊十六年九國盟于
幽二十七年五國又盟于幽僖元年六國會于榿

二年四國盟于貫五年八國會于首止七
年五國盟于甯母八年王人與七國會于泚九年
宰周公與七國會于葵丘十三年七國會于鹹凡
九合諸侯也牡丘之盟陽穀之會淮之會蓋有兵
車矣胡氏通旨曰桓公霸四十二年會盟凡二十
有一獨稱九合舉衣裳之會爾穀梁傳衣裳之會
十有一論語疏謂不取北杏及陽穀為九史記兵
車之會三乘車之會六其說不同朱文公謂九春
秋傳作糾展喜犒師之詞云爾李氏韶世紀曰桓
公會不邇三川盟不加王人文公會畿內盟于虎

矣桓公寧不得鄭不納子華懼其獎臣抑君文公則為元咄執衛侯矣此夫子所以有正譎之辯

春秋繁露曰春秋甚幽而盟無傳而著又曰易無達

吉詩無達詁春秋無達例陸農師稱之又曰不由

其道而勝不如由其道而敗攻媿謂真得夫子心

法

董仲舒春秋決獄其書今不傳太平御覽載二事其一

一引春秋許止進藥其一引夫人歸于齊通典載

一事引春秋之義父為子隱應劭謂仲舒作春秋

決獄二百三十二事隋唐志今僅見三事而已御

史中丞衆議薛況之罪孔季彥斷梁人之獄皆以

春秋合於經誼終軍之詰徐偃則論正而心刻矣

呂步舒使治淮南獄窮驗其事蓋仲舒弟子不知

其師書者也公孫弘以春秋之義繩臣下張湯請

博士弟子治尚書春秋補廷尉史是以春秋為司

空城且書也胡文定公曰春秋立法謹嚴而宅心

忠恕斯言足以正漢儒之失鹽鐵論文學曰呂

劉原父深於春秋然議郭后祔廟引春秋禘于太廟

用致夫人致者不宜致也且古者不二嫡當許其

號而不許其禮張洞非之曰按左氏哀姜之惡所

不忍道而二傳有非嫡之辭故議非是然則稽經
議禮難矣哉

桓以詐田賂鄭宜以濟西田賂齊身為不義而以賂
免取宋郟鼎納莒僕寶玉人欲橫流天理滅矣末
流之敝貨范鞅而昭公不入矣竊寶弓而盜臣肆
行矣受女樂而孔子遂去矣三叛人以邑來知利
而不知義矣孟子是以有不奪不壓之戒

公如京師者一朝王所者二卿大夫如京師者五其
簡如是而朝聘於大國史不絕書尊卑之分不明
強弱之力是視記禮者以魯為有道之國道焉在

哉

衛人立晉不稱公子者宣公淫亂此狄入衛之兆也
居中國去人倫變華而狄以滅其國東徙渡河終
不復還舊封詩以鶉之奔奔在定之前其
戒深矣故於晉始立名也

書狄入衛書楚子入陳不忍諸夏見滅于夷狄故稱
入焉書吳入郢楚昭出奔猶有君也申包胥存故
猶有臣也故不言楚書於越入吳國無人焉如升
虛邑故言吳

禮樂自天子出而獻六羽焉非天子不制度而稅畝

馬故皆書曰初史記表於秦書初立西疇初租禾
初為賦取法乎春秋

陳同甫春秋屬辭公會戎于潛公及我盟于唐曰聖
人不與戎狄共中國故中國不與戎狄共禮文齊
侯使其弟年來聘鄭伯使其弟諸來盟曰諸侯以
國事為家事聖人以國事為王事鄭世子忽從歸
于鄭許叔入于許曰不能大復國於諸侯則力不足
以君國不能公復國於諸侯則義不足以有國公
如齊納幣大夫宗婦覲用幣曰父子之大義不以
夫婦而遂廢夫婦之常禮不以疆弱而有加鄭

伯逃歸不盟鄭伯乞盟曰去就不我於大義則舉
動無異於匹夫宋公會于孟戰于泓曰與夷狄共
中國者必不能與夷狄爭中國盟于翟泉晉人秦
人圍鄭曰銳於合諸侯者必有時而惰工於假大
義者必有時而拙狄圍衛遷于帝丘衛人侵狄
衛人及狄盟曰避夷狄之兵以見小國之無策要
夷狄之好以見中國之無霸遂城虎牢成鄭虎牢
曰公其險於天下所以大霸者制敵之策歸其險
於一國所以成霸者服叛之功城杞城成周曰大
夫之於諸侯不自嬖則列國之於王室何以辯其

發明經旨簡而當

晉語司馬侯曰羊舌肸於春秋楚語申叔時曰教之春秋皆在孔子前所謂乘檣杭也魯之春秋韓起所見公羊傳所云不修春秋也

康節邵子學於李挺之先視以陸淳春秋欲以表儀五經既所語五經大旨則授易終焉此學自春秋而始也橫渠張子謂非理明義精殆未可學朱子謂春秋乃學者最後事此學至春秋而終也

孫明復春秋總論曰周禮九命作伯得專征諸侯五子所謂五霸者伯也李泰伯常語司馬公遷書皆

用此說通鑑謂五霸無異道先儒非之愚按五伯見左傳成二年杜氏注云夏伯昆吾商伯大彭豳常周伯齊桓晉文以霸為伯可也而非孟子則過矣邵子於五伯取秦穆晉文齊桓楚莊錫桓公命葬成風王不書天桓四年七年去秋冬二時此天法也不書即位各天子之宰貶諸侯討大夫此王法也孟子謂天子之事邵子謂盡性之書胡文定謂傳心之要典也

明天理正人倫莫深切於春秋三忠臣書及而為義者勸焉三叛人書名而不義者懼焉書克段許止

而孝悌行矣書仲子成風而綱常立矣書郟郟衛
寶而義利辯矣書遇于清會于稷而亂賊之黨沮
矣

宜之於仲遂定之於意如以私勞忘大誼不若叔孫
昭尹遠矣晉文公以定襄王而請隧王弗許曰班
先王之制物以賞私德又曰余敢以私勞變前之
大章真文忠文章正宗以此篇為首其有感于寶
慶之臣乎慄慄焉春秋之法也

晉陽以叛書聖筆嚴矣公羊氏乃謂逐君側之惡穀
梁亦云以地正國漢之亂賊晉之疆臣唐之悍將

假此名以稱亂甚於詩禮發冢者也

平王之遷戎為之也襄王之出狄為之也春秋之筆
戎為先狄次之其末也淮夷列諸侯之會天下之
變極矣

春秋以道名分其特書皆三綱之大者曰成宋亂以
宋督弗討而貨賂是取也曰宋災故以蔡般弗討而
細故是卹也曰用致夫人以嫡妾無辯而宗廟之
禮亂也曰大夫盟以君弱臣疆而福威之柄移也
吁其嚴乎

沈既濟書中宗曰帝在房陵孫之翰范淳夫用其例

春秋公在乾侯之比也沙隋程氏謂三子不以敬
主之例書居而引諸侯之在他國者其考春秋而
未熟者歟朱文公詩以為范太史受說伊川然既
濟之議乃其始也

大雩大閱大蒐肆大嘗凡以天言者天子之禮也書
魯之僭月令曰大雩帝天子雩上帝諸侯雩山川
經書大雩二十有一非禮也賈逵云言大別山川
之雩諸侯雩上帝於是
季氏旅泰山矣

溴梁之盟大夫無君申之會諸侯皆狄春秋之大變
也有鷄澤之盟而後有溴梁之盟有宋之盟而後

有申之會君臣夷夏之分謹其微而已

諸侯之主盟自齊桓始也北杏郵之會魯不至及
幽之盟而始會焉則魯不亟於從霸也夷狄之主盟
自楚靈始也申之會魯不至及蓬啓疆之召而後
如楚焉則魯不亟於從狄也故曰魯一變至於道
幽王之尹氏不能世吉甫之賢而秉國不平西周所
以夷於列國也景王之尹氏又世太師之惡而私
立子朝東周所以降於戰國也

魯秉禮之國也大夫不止僭諸侯而旅泰山以雍徹
僭天子矣陪臣不止僭大夫而竊寶弓祀先公僭

諸侯矣

○左氏

三傳皆有得於經而有失焉左氏善於禮公羊善於
識穀梁善於經鄭康成之言也左氏豔而富其失
也公穀梁清而婉其失也短公羊辯而裁其失也
俗范武子之言也左氏之義有三長二傳之義有
五短劉知幾之言也左氏拘於赴告公羊牽於讖
緯穀梁窘於日月劉原父之言也左氏失之淺公
羊失之險穀梁失之迂崔伯直之言也左氏之失
專而縱公羊之失雜而拘穀梁不縱不拘而失之

隋鼂以道之言也事莫備於左氏例莫明公羊義
莫精於穀梁或失之誣或失之亂或失之鑿胡文
定之言也左氏傳事不傳義是以詳於史而事未
必實公羊穀梁傳義不傳事是以詳於經而義未
必當葉少緼之言也左氏史學事詳而理差公穀
經學理精而事誤朱文公之言也學者取其長舍
其短庶乎得聖人之心矣啖趙以後憑私臆決甚
而閣三傳是猶入室而不由戶也

昂成公謂左氏有三病周鄭交質不明君臣之義一
也以人事傳會災祥二也記管晏之事則善說聖

唐本紙如

人之事則陋三也王介甫疑左氏為六國時人者
十一事介甫左氏解一卷其序謂為春秋
學餘二十年館閣書月以為依註
漢武帝好公羊宣帝善穀梁皆立學官左氏嘗立而
後廢賈逵以為明劉氏之為堯後始得立不以學
之是非而以時之好惡未哉漢儒之言經也
八世之後莫之與京其田氏篡齊之後之言乎公侯
子孫必復

有五人姬姓之國四十人史記云文武成康所簡
數百而同姓五十五與
荀子謂周公立七十一國姬姓獨居五十三人

漢表謂周封國八百同姓五十有餘後漢章和元
年詔謂周之爵封千有八百姬姓居半當以成鯨
之言為正皇甫謐亦云武王伐紂之年夏四月乙
卯祀於周廟將率之士皆封諸侯國四百人兄弟
之國十五人同姓之國四十人

宋人請猛獲于衛衛人欲勿與石祁子曰天下之惡
一也名臣之言可訓萬世蓋祁子之學識見於不
沐浴佩玉之時衛多君子淵原有自來矣
原繁曰臣無二心天之制也此天下名言萬世為臣
之大法西山讀書記取之博議貶繁恐未為篤論

鄭伯謂燭之武曰若鄭亡子亦有不_レ利焉觀魏受禪
碑唐六臣傳利_レ菑而樂_レ亡者有矣

君之於民亦曰忠季梁云上思利民忠也子之於親
亦曰慈內則云慈以音其聖賢言忠不顯於事君
為人謀必忠於朋友必忠告事親必忠養以善教
又以利及民無適非忠也

素問立端於始表正於忠推餘於終而天度畢矣注
謂立首氣於初節之且示_レ斗建於月半之辰退餘
閏於相望之後此可以發明左氏正時之義

通鑑外紀目錄云杜預長歷既違五歲再閏又非歸

餘於終但據春秋經傳考日辰朔晦前後甲子不
合則置一閏非歷也春秋分記云長歷於隱元年
正月朔則辛巳二年則乙亥諸歷之正皆建子而
預之正獨建丑焉日有不在其月則改易閏餘彊
以求合故閏月相距近則十餘月遠或七十餘月
劉義叟起漢元以來為長歷通鑑目錄用之
王貳于號王叛王孫桓曰貳曰叛於君臣之義失矣
不可以訓通鑑書燕叛齊而大事記非之書蜀漢
寇魏而綱目非之書晉寇梁而讀史管見非之况
天子之於臣乎

晉假道於虞曰：「冀為不道。」公自顛軫伐鄭，三門杜氏以冀亭為冀國，嘗考之東漢西羌傳：「潯首有冀戎。」史記云：「秦武公伐而懸之漢天水郡之冀縣也。」入顛軫者，蓋冀戎。前此潯公敗犬戎于潯，蓋亦潯首之戎，但秦之縣冀在晉假道於虞之前，蓋其餘種也。晉自有冀邑，後與之冀。卿
子犯曰：「民未知禮，未生其共，生之一字與樂記易直子諒之心油然生矣。孟子樂則生矣，之生同。溫公省試：「民受天地之中以生，論以生為活，其說以為民受天地之中則能活也。」朱文公謂此說好。
楚箴曰：「民生在勤，生如生於憂患之生，蓋心生生不

窮勤則生矣，生則烏可已也。怠焉則放，放則死矣。故公文文伯之母曰：「民勞則思，思則善心生。」古者以德為才，十六才子是也。如狄之豐舒，晉之知伯齊之盆成括，以才稱者，古所謂不才子也。禹繇之子也。史克於繇曰：「世濟其凶，而於禹曰：世濟其義，論其世則繇非義也。」於此見立言之難。貴而能貧，張文節司馬公有焉。能賤而有耻，劉道原陳無已有焉。
楚有夏州，以夏變夷，衛有戎州，以夷變夏。管子大正篇管仲曰：「君會其君臣父子，則可以加政。」

矣公曰會之道奈何曰諸侯無專立妾以為妻母
專殺大臣無國勞母專予祿士庶人母專棄妻母
曲隄毋貯粟無禁材行此卒歲則始可以罰矣君
乃布之於諸侯諸侯許諾受而行之孟子所謂五
禁略見于此呂成公曰如內政之類桓公於五命
之戒亦未免有所犯故左氏隱而不書使後世不
知桓公躬言之而躬自蹈之也說苑晉文公合諸
侯而盟曰無以義妾疑妻無以聲樂妨政無以姦
情害公無以貨利示下亦五禁之意傳記不載
趙衰以壺飧從徑餒而弗食故使處原韓非子曰晉

文公出亡箕鄭挈壺餐而從迷而失道與公相失
餓而不敢食及文公反國曰輕忍饑餓之患而必
全壺餐是將不以原叛乃舉以為原令此即趙衰
事也

杜預解傳云諸侯諒闇國事皆用吉禮議太子服云
高宗無服喪之文唯稱不言而已飾經舞禮不可
以訓

伯宗伐潞曰後之人或者將敬奉德義以事神人而
申固其命若之何待之樂毅伐齊曰待彼悔前之
非改過恤下而撫其民則難慮也羊祜伐吳曰若

更立令主雖有百萬之衆長江未可窺也此皆兵
 家權謀惟恐人之遷善豈所謂以善養人者哉
 西陸朝覲其說有三服氏謂春分奎晨見東方杜氏
 謂三月奎朝見鄭氏謂四月昴朝見爾雅西陸昴
 也劉炫云鄭為近之詩三星在天其說有二毛氏
 以為參十月始見鄭氏以為心三月見東方朱文
 公從鄭說

季氏有嘉樹韓宣子譽之服虔云譽游也宣氏游其
 樹下夏諺曰一游一譽為諸侯度孟子注引苑宜
子豫焉苑字誤
 宋伯姬先儒謂婦人之伯夷左氏謂女而不婦非也

陸淳又以為非可繼可傳之道胡文定譏之謂以
 此卜其貪生惜死不知命矣愚謂淳黨叔文而不
 羞由其不知命也
 衛侯賜北宮喜謚曰貞子賜析朱鉏謚曰成子是人
 臣生而謚也魏明帝有司奏帝制作興治為魏烈
 祖是人君生而謚也
 蔡墨曰國有秦龍氏有御龍氏後漢有侍御史擾龍
 宗豈其苗裔歟
 甯殖愧諸侯之策賈充憂謚傳其惡不可揜也是以
 知可欲之謂善

左氏曰先子鳴莊子曰子以堅白鳴昌黎送東野序言鳴字本於此

人生求富而子女逃之富人之所欲而晏子弗受庶幾乎無欲矣

僑不以防怨為善而怨自弭故僑與鄭俱昌斯以分過為患而過益彰故斯與秦俱亡

韓非曰宋君失刑而子罕用之故宋君見劫李斯曰司城子罕相宋身行刑罰以威行之暮年遂劫其

君愚按襄九年宋樂喜為司城以為政即子罕也左氏載其言行檀弓亦稱之賢大夫也宋世家無

子罕劫君之事非斯乃與田常並言不亦誣乎戰

國策謂忠臣令誹在已譽在上宋君奪民時以為

臺而民非之子罕釋相為司空民非子罕而善其

君此即左氏分謗之事司城宋之司空也宋無兩

子罕則非斯之言妄矣史記鄒陽曰宋信子罕之

計而囚墨翟漢書作子冉文穎注以子冉為子罕

皆所未詳

臧文仲廢六關家語云置六關注謂文仲置關以稅

行者故為不仁

氣志有交勝之理治亂有可易之道故君相不可以

言命多福自我求，哲命自我貽，故聖賢可以言天。天者理而已，以莒弘為遠天，是人臣不當扶顛持危也。以楚克有陳為天道，是夷狄可以猾夏亂華也。趙氏震揆曰：左氏之害義，未有甚於此。記女寬之論莒弘也，自昔聖賢未嘗以天廢人，殷既錯天命于子則曰自靖自獻，周天命不入大夫則曰龜勉從事，治亂安危，天之天也。危持顛扶人之天也。以忠臣孝子為遠天，則亂臣賊子為順天矣，而可哉。

劉文公合諸侯于召陵，及臯鼬將長蔡於衛，衛侯使祝佗私於莒弘，乃長衛侯於盟。考之春秋，是年三月會于召陵，蔡侯已在衛侯之上矣。五月盟于臯鼬，不序諸侯，經無長衛之文，傳未足信也。

韓詩外傳：受命者必以其祖命之。孔子為魯司寇，命之曰：宋公之子弗甫，何孫魯。孔丘命爾為司寇。世族故命必以祖

文選補亡詩：蕩蕩夷庚，李善注：夷常也。辯亡論：旋皇輿於夷庚。注引繁欽辯惑：吳人以舡載為輿馬，以巨海為夷庚。庚者藏車之所。愚按左傳成十八年披其地以塞夷庚，正義謂平道也。二字出於此選，注誤。

齊伐晉入孟門，孟門山在慈州文城林成。已春秋論謂孟門即孟津，誤矣。晉裴秀、京相璠撰春秋土

地名其說多見于水經注

匠慶謂季文子曰子為正卿而小君之喪不成不終君也君長誰受其咎呂文靖於李宸妃之喪其意本於此

衛公叔發注謂公叔文子論語孔注作公孫拔集注云公孫拔蓋傳寫之誤

史記仲尼弟子顏高字子驕定八年傳公侵齊門于陽州士皆坐列曰顏高之弓六鈞皆取而傳觀之陽州人出顏高奪人弱弓籍丘子鉏擊之與一人俱斃豈斯人歟家語作顏刻孔子世家云過匡顏

刻為僕古者文武同方冉有用示樊遲為右有若與微虎之霄攻則顏高以挽疆名無足恠也

攻媿跋語用飛矢在上行人在下迂齊引熙寧八年舊弼韓富文三公之對愚攻春秋釋例曰使以行

言言以接事信令之要於是乎在舉不以怒則刑不濫刑不濫則兩國之情得通兵有不交而解者皆行人之勲也是以雖飛矢在上走驛在下見正義

攻媿之言本此嘉熙庚子愚試冑闈王圖南發策亦用此二語釋例終篇云稱凡者五十其別四十有九蓋以母弟二九其義不異故也隋志有春秋五十九義疏二

卷

魏絳曰靡自有萬民收二國之燼以滅之而立少康
杜氏謂靡夏遺臣事羿者真文忠辯之曰靡忠於
王室如此考其本末乃事相非羿也豈有夏之忠
臣而肯事羿者哉張宣公曰若靡可謂忠之盛者
矣

師曠歌北風又歌南風服氏注北風無射夾鍾以
北南風姑洗南呂以南律是候氣之管氣則風也
讒鼎之銘服氏注疾讒之鼎明堂位所云崇鼎是也
一云讒地名禹鑄九鼎於其讒之地故曰讒鼎正

義謂一說無據思考韓子說林曰齊伐魯索讒鼎
魯以其鴈往齊人曰鴈也魯人曰真也齊曰使樂
正子春來吾將聽子新序呂氏春秋皆曰崇鼎二
字音相近然則讒鼎魯鼎也明堂位魯有崇鼎服
注不為無據

謂之鄭志以明兄弟之倫謂之宋志以正君臣之分
宋人取長葛經以為冬傳以為秋劉原父謂左氏雜
取諸侯史策有用夏正者有用周正者
公羊疏左氏先著竹帛故漢時謂之古學公羊漢世
乃興故謂之今學是以五經異義云古者春秋左

氏說今者春秋公羊說鄭衆作長義十九條十七
事論公羊之短左氏之長賈逵作長義四十條云
公羊理短左氏理長魏鍾繇謂左氏為太官公羊
為賣餅家

權載之問左氏云夏五之闕良八之占名對也
史趙曰自幕至于警賧無違命舜重之以明德真德
於遂魯語幕能師顓頊者也有虞氏報焉帝昭注
云幕舜之後虞思也為夏諸侯鄭語虞幕能聽協
風以成樂物生者也注亦以為舜後虞思按左氏
則幕在警賧之先非虞思也

穆有塗山之會注在壽春東北說文孟會稽山一曰
九江當孟也民以辛壬癸甲嫁聚按漢地理志九
江郡當塗應邵注禹所娶塗山侯國有禹虛蘓鴉
演義謂宣州當塗誤也東晉以淮南塗流民寓居
于湖橋立當塗縣以治之唐屬宣州漢之當塗乃
今濠州鍾離也

季平子卒陽虎將以璵璠斂仲梁懷弗與呂氏春秋
云孔子徑庭而趨歷級而上曰以寶玉收譬之猶
暴骸中原也說文云孔子曰義哉璵璠遠而望之
莫若也近而視之瑟若也一則理勝二則字勝初

學記引逸論語曰璠璵魯之寶王也下與說其即

李孫之事歟

范武子之德本於家事治宣子不能守家法乃縱女

祁之惡信子鞅之讒錮逐欒盈幾危晉國禾厥祖

矣再傳而吉射亡且哉

子周公之孫也多饗大利猶思不義子贛之責公孫

成也劉歆亦少愧哉

猶秉周禮齊猶有禮觀猶之一字則禮廢久矣

呂向注雪賦曰隱公之時大雪平地一尺是歲大熟

為豐年桓公之時平地廣一丈以為陽傷陰盛之

證按左氏於隱公云平地尺為大雪不言是歲大

熟桓公事無所據其說妄矣桓八年冬十月雨雪

建酉之月而雪未聞其廣一丈也

柳子晉問魏絳之言近寶則公室乃貧按左傳成六

年此乃韓獻子之言

劉勰辯騷班固以為羿澆二姚與左氏不合洪慶善

曰離騷用羿澆等事正與左氏合孟堅所云謂劉

安說耳

列子載隨會知政群盜奔秦趙襄子勝翟有憂色皆

格言也而謂隨會時有趙文子又謂孔子聞襄子

之言其先後差處凡諸子紀事若此者衆說死載
祁奚救叔向以藥盈為樂達范宣子為桓子皆誤
故古編謂歐陽公論二帝三王世次差舛發端於杜
佑通典按釋例世族譜已有此疑則發端乃杜預
也

雍熙中校九經史館有宋臧榮緒梁岑之敬所校左
傳諸儒引以為證孔維謂不可按據杜鎬引正觀
勅以經籍訛舛由五湖之亂學士多南遷中國經
術浸微今並以六朝舊本為證持以詰維維不能
對見談此大平興國中校漢書安德裕取西域傳山

川名號字之古者改附近人集語錢熙謂又曰予
於此書特經師授皆有訓說豈可曾臆塗竄以合
詞章見晏元獻公書觀鎬熙之言則經史校讐不可以臆
見定也

前輩學識日新日進東坡詠三良其和淵明者與在
鳳翔時所作議論曼殊呂成公博議論公孫敖二
子及續說則謂宗子有君道趙宣子使史駢送賈
季裕則謂古人風俗尚厚博議非是可以見進德
修業之功

齊晉楚之霸皆先服鄭范雎李斯之謀皆先攻韓蓋

虎牢之險天下之樞也。在號曰制，在鄭曰虎牢。在韓曰成臯，號叔恃險而鄭取之，鄭不能守而韓滅之。韓又不監而秦并之，秦之亡也，漢楚爭之，在德不在險。佳兵者好還信夫。

欲治國者先齊家家之不齊莫甚於魯。衛觀詩可見已。衛不足言也。魯自括戲之爭而桓宣皆篡克矣。自文姜之亂而哀姜襲其跡矣。自成風事季而敬嬴事襄仲矣。家法不修故曰魯衛之政兄弟也。然衛多君子魯無君子斯焉。取斯風化猶熒也。畏清議者亦曰何以見魯衛之士政治雖濁風俗不衰。

與漢之東都同

周人以諱事神名終將諱之。曲禮注云生者不相辟名。衛侯名惡大夫有石惡君臣同名春秋不非理。道要訣云自古至商子孫不諱祖父之名。周制方諱。夷狄皆無諱。漢宣帝詔曰古天子之名難知而易諱也。其更諱詢則生而稱諱矣。博議謂名子者當為孫地出顏氏家訓。

河圖曰崑山出五色流水其白水入中國名為河。故晉文公投璧于河曰有如白水。

命偃曰求諸侯莫如勤王。荀彧以此勸曹操迎獻帝。

或之言曰晉文公納周襄王而諸侯景從宣誠於為義者故曰譎而不
正淮南之書謂晉文得之乎閨內失之乎境外非
也辰羸之事閨內之法安在哉詩於衛風木瓜猶
義齊桓而言風不錄晉文亦以是夫
介之推曰身將隱焉用文之君子之潛也名不可得
先儒謂召平高於四皓申屠蟠賢於郭泰
邵子曰修夫聖者秦穆之謂也蓋取其悔過自誓胡
文定謂文四年見伐不報始能踐自誓之言矣尸
子稱穆公明於聽獄斷刑之日揖士大夫曰寡人
不敏使民入於刑寡人與有戾焉二三子各據爾

宜無使民困於刑此雖大禹之泣辜無以過以出
坊民猶有立威於棄灰者
楚之興也筭路藍縷其衰也翠被豹舄國家之興衰
視其儉侈而已
樂主耐毀叔向以平公不好賢也梁丘據不毀晏子
以景公好賢也二臣皆從君者易地則皆然劉賁
云顧子曰昔梁丘據之諫景公也於房晏嬰之諫
景公也於朝然晏嬰之忠著於竹素梁丘之侮于
今不絕顧夷義訓唐梁丘據豈能諫景公哉斯言
繆矣

或末名而不得如向戌欲以弭兵為名而宋之盟其名不列焉或欲蓋而名章如趙盾偽出奔崔杼殺太史將以蓋殺君之惡而其惡益著焉推此類言之可見謹嚴之法求名非謂齊豹名章不止三叛也

孫卻論春秋無賢臣蓋諸侯不知有王其臣不能正君以尊王室此孟子所以卑管晏也

周之替也自原伯魯之不說學秦之亡也自子楚之不習誦

史墨對趙簡子曰天生李氏以貳魯侯又曰君臣無

常位自古已然簡子在晉猶李氏在魯也史墨之對其何悖哉張睢陽責尹子奇曰未識人倫焉知天道

今天或者大警晉也畏而能自修者也雖晉之疆能遠天乎怠而不自疆者也

叔向曰楚辟我衷若何效辟王魏公之於寇萊公曰不可學他不是

公山不狃曰君子違不適讎國所託也則隱斯言也蓋有聞於君子矣背君父以覆宗國者不狃之罪人也

齊人歌曰唯其儒書以為二國憂春秋之季已輕儒矣至戰國而淳于髡有賢者無益之譏秦昭王有儒無益之問末流極於李斯

申包胥似張子房天下之士也楚破矣請秦師以却吳韓亡矣借漢兵以滅秦其相似一也入郢之仇未報則使越為之謀以滅吳見吳語韓王成之仇未報則從漢為之謀以滅項其相似二也楚君既以而逃賞漢業既成而謝事其相似三也自夏曆之後忠之盛者二子而已然楚國復興而韓祀不續天也子房之志則伸矣我思古人唯漢諸葛武侯

可以繼之鞠躬盡力死而後已其志一也若梁之王琳唐之張承業功雖不就抑可以為次矣不當以功之成否論吁春秋亡國五十二未見其人也遂之四氏僅能殲齊成其亡而後存者唯一包胥豈不難哉太史公傳伍員而不傳包胥非所以勸忠也戰國策楚莫敖子華曰昔吳與楚戰于柏舉三戰入郢楚冒勃蘓羸糧潛行上岬山踰深谿蹶穿膝暴七日而薄秦朝鶴立不轉晝吟宵哭七日不得告水漿無入口秦遂出革車千乘卒萬人屬之左氏子滿作蒲與子虎下塞以東與吳人戰於濁水

大敗之禁冒勃蘇即申包胥也豈蚡冒之裔楚之同姓歟淮南修務訓云申包胥羸糧跣走跋涉谷行上峭山赴深谿游川水犯津關獵蒙籠履沙石蹠達膝魯爾重胙七日七夜至於楚庭鶴跱而不食晝吟宵哭面若死灰顏色黧黑涕液來集以見秦王亦與子華之言同所謂莫敖大心深入吳軍而死以左氏考之即左司馬戍也戍者葉公諸梁之父也諸梁定白公之亂不有其功而老於葉其聞包胥之風而師法之歟

邾文公之知命楚昭王之知大道惠王之知志其所

知有在於卜祝史巫之外者裨竈言鄭之將火或中或否子產謂焉知天道梓慎言魯之將水昭子曰旱也秋天旱如昭子之言亦非知天者也故聖人以入占天

鉏麇之於趙宣子沐謙之於司馬楚之誠敬之感人至矣商君載甲操戟李林甫重關後壁不亦愚乎春秋書災異不書祥瑞所以訓寅畏防怠忽也災異古史宦之職隕石六鷁宋襄以問周內史有雲夾日楚昭以問周太史在漢則太史公掌天官張衡為日宦我朝舊制太史局隸祕書凡天文失度二

館皆知之。淳熙中，熒惑入斗，同修國史李壽類次漢元鼎至宣和四十五事以進。熒惑犯氐，祕書丞蔣繼周言：「氐者邛也。」驛傳宜備，非常不淹旬。都進奏院災，蓋每有星變，館吏以片紙錄報，故得因事獻言。自景定後，枋臣欲未殺災異，三館遂不復知。甲子，彗星宮中見之，乃下求言之詔，則蒙蔽可見。壬甲地生毛，明年失襄陽，災異其可忽哉！為人臣不知春秋之義，其禍天下極矣。叔輒所以哭日食也。

宋襄求諸侯而敗于泓，楚靈卜得天下而辱於乾谿。淮南子曰：「侯而求霸者，必失其侯；霸而求王者，必喪其霸。」

威孫於魯曰：「國有人焉，師慧於宋曰：『必無人焉。』襄仲於秦曰：『不有君子，其能國乎？』有士五人，晉文所以霸也。有大叔儀有母弟，縛衛獻所以入也。有趙孟有伯瑕，有史趙，師曠有叔向，女齊晉所以未可喻也。曰：『子無謂秦無人。』曰：『無善人，則國從之。』國之存亡，輕重視其人，之有無而已。舜有臣五人，武王有亂臣十人，殷有三仁，周有八士之人也。始可謂之有虞，有官之奇，項有范增，不能有其有矣。魏之窺

其則曰彼有人焉賈生言天下倒懸則曰猶為國有人乎此皆以人為盛衰也

隱公之大夫多不氏猶可言未命也宋昭公之大夫多不名則說者不一矣

春秋誅亂臣賊子左氏謂稱君君無道也穀梁謂稱國以弑其君君惡甚矣安定先生曰是啓亂臣賊子之言也其為害教大矣

宗人豐夏之守禮聖人遺化也後世犯葵丘之禁者多矣漢之劉輔魏之棧潛我朝之鄒浩守經據古其有魯宗人之風乎

未差之報越其志壯矣燕昭報齊似之取其大節而畧其成敗可也慕容盛之討蘭汗其言曰免不同天之責凡在臣民皆得明目當世君子猶有取焉况吳乎

周之大寶鎮河圖大訓列焉易象在魯二墳五典在楚周不能有其寶矣然而老聃之禮甚弘之樂文獻猶存及王子朝以典籍奔楚於是觀射父倚相皆誦古訓以華其國以得典籍故也區區一鼎與懷璧同其能國乎

古之謀國者知彼知己如良醫察脈如善奕觀棋德

刑政事典禮不易楚自克庸以來此晉臣之知楚也晉君類能而使之此楚臣之知晉也皆以紀綱風俗知之楚自邲之後晉自蕭魚之後精神景象非昔矣

請討陳恒之年春秋終焉夫子之請討也將以見之行事請討不從然後託之空言

杜氏注云仲尼之徒皆忠於魯國史記載夫子之言曰夫魯父母之國國危如此二三子何為莫出此夫子之訓也

仲子有文在手曰為魯夫人成季唐叔有文在手曰

友曰虞正義曰石經古文虞作魯作表手文容或似之友及夫人當有似之者

藝文志春秋虞氏微傳二篇按劉向別錄云虞卿作抄撮九卷授荀卿卿授張蒼然則張蒼師荀卿者也左氏傳漢初出蒼家亦有功於斯文矣淳丘伯亦荀卿門人申公事之受詩是為魯詩經典序錄根牟子傳趙人荀卿子荀卿子傳魯人大毛公是為毛詩荀卿之門有三人焉李斯韓非不能授其學也毛詩傳以平平為辯治又以御孫曰儉德之共也侈惡之大也古之革君心者必

以儉董仲舒對策乃謂儉非聖人之中制公孫弘亦云人主病不廣大舒弘正邪雖殊而啓武帝之侈心則一

伯宗好直言而不容于晉國武子好盡言而不容于齊小人衆而君子獨也漢士習於諂諛而以汲長孺爲驚朱游爲狂晉士習於曠達而以卞望之爲鄙君子之所守不以習俗移也

列國大夫之無君晉爲之也會干戚而不討孫林父會于夷儀而不討崔杼會于適歷而不討季孫意如君臣之義不明而大夫篡奪之禍晉自及矣晉

語趙宣子曰大者天地其次君臣然宣子能言之而躬自犯之

寺人披之斬祛芊尹無宇之斷旌其讐一也披請見而晉文讓之無宇執人於宮而楚靈赦之楚靈之量優於晉文矣漢高帝之赦季布武帝之免梁鵠吳景帝之遣李衡皆有君人之量

楚伍參曰晉之從政者新謂荀林父也士彌牟曰晉之從政者新謂范鞅也一以喪師一以失諸侯書曰人惟求舊

以近事爲鑒則其言易入申叔豫以子南戒蘧子馮

是也告君亦然樊噲諫高帝曰獨不見趙高之事乎爰盎諫文帝曰獨不見人彘乎

劉炫謂國語非丘明作傳言鄢陵之敗苗賁皇之為楚語云雍子之為與傳不同

傳云云國語非丘明作葉少蘊云古有左氏左丘

氏大史公稱左丘失明厥有國語今春秋傳作左

氏而國語為左丘氏則不得為一家文體亦自不

同其非一家書明甚左氏王荊公以為六國時人蓋左史之

後以宣氏者朱文公謂左氏乃左史倚相之後故

其書說楚事為詳鄭漁仲云左世為楚史司馬氏謂左氏欲

傳春秋先作國語國語之文不及傳之精也

威文仲以玉磬告糴于齊見魯語容齋三筆書博古

圖謂左傳無玉磬之說非也

晉語伯宗索士庇州犁得畢陽及欒弗忌之難諸大

夫害伯宗畢陽實送州犁于荆畢陽之孫豫讓見

戰國策祖孫皆以義烈著所謂是以似之者太史

公不書於傳故表而出之

晉語知宣子將以瑤為後知果曰不如宵也弗聽知

果別族于太史為輔氏通鑑取此戰國策張孟談因朝

智伯而出遇智過轅門之外智過入見智伯曰二

主殆將有變知過言之不聽出更其姓為輔氏韓非

子同云知過即智果也二說之先後不同

楚語伍舉曰德義不行則邇者騷離而遠者距違注

愁也離伍舉所謂騷離屈平所謂離騷皆楚言也

揚雄為畔牢愁與楚語注合

皇王大紀景王二十二年襄三楚公子圍至晉晉趙武子

鞅鳴玉以相按楚語王孫圉聘於晉定公饗之趙

簡子鳴玉以相蓋楚昭王時鞅者武之孫也今以

王孫圉為公子圍以鞅為武之子皆誤

古者孫以王父字為氏子產子國之子國語謂公孫

成子左傳謂公孫僑子產之子致堂作子產傳曰

國僑非也

鄭語依皞歷莘史記鄭世家注莘作華水經注黃水

經華城西史伯曰華君之士也常昭曰華國名秦

白起攻魏拔華陽司馬彪曰華陽在密縣括地志

華陽城在鄭州管城縣南可以證今本之誤按下文前

莘後河則上文當作華

晉語竇犢對趙簡子曰君子哀無入不哀無賄哀無

德不哀無寵哀名之不令不哀年之不登味其言

見其賢矣史記孔子將西見趙簡子聞竇犢犢之

死臨河而嘆索隱云鳴犢犢字通鑑外記於周敬

主二十八年書簡子殺鳴犢二十年書實難對簡子誤也

江端禮嘗病柳子厚作非國語乃作非非國語東坡見之曰久有意為此書不謂君先之也然子厚非國語而其文多以國語為法

古以一句為一言左子傳子大叔九言論語一言蔽之曰思無邪秦漢以來乃有句稱今以一字為一言如五言六言七言詩之類非也

史墨曰越得歲而無伐之必受其凶杜牧注孫子曰歲為善星不福無道火為罰星不罰有德嘉定中

日官言五福大一臨吳分真文忠公奏漢之肇造以寬仁得民而不在五星之聚并晉之郤敵以將相有人而不在歲星之臨吳

子產鑄刑書趙鞅荀寅鑄刑鼎至鄧析竹刑則書於竹簡矣然甫刑云明啓刑書其來已久漢杜周傳不循三尺法注謂以三尺竹簡書法律也朱博亦云奉三尺律令以從事鹽鐵論乃云二尺四寸之律古今一也蓋律書以二尺四寸簡舉其大數謂之三寸曹褒新禮寫以二尺四寸簡漢禮與律令同錄其制一也

趙襄子曰以能忍耻庶無害趙宗乎說苑談叢云能
忍耻者安能忍辱者存呂居仁謂忍詭二字古之
格言學者可以詳思而致力
內有疑妻之妾此宮亂也庶有疑室之子此家亂也
朝有疑相之臣此國亂也管子之言即幸伯之諗
周桓公也然管子能言之而不能裕齊桓之心
朱子曰左氏之失在以成敗論人愚嘗觀蔡邕獨斷
引王仲任曰君子無幸而有不幸小人有幸而無
不幸韓文公謂君子得禍為不幸而小人得禍為
常君子得福為常而小人得福為不幸亦仲任之

意斯言可以正左氏之失
宋以享趙文子叔向為介司馬置折俎禮也仲尼使
舉是禮也以為多文辭服虔云以其多文辭故特
舉而用之後世謂之孔氏聘辭以孔氏有其辭故
傳不復載也正義謂孔氏聘辭不知事何所出
是謂一終一星終也今俗語云一匝淮南子以數雜
之壽憂天下之亂猶憂河水之少泣而益之也
作數注雜匝也人生子從子至亥為一匝俗語出
或以益為臯陶之子列女傳畢子生五歲而贊禹人
家注臯陶之子伯益也李邕為李思訓碑云畢子贊禹其生相秦畢與臯同

國朝系序

卷六

四一三

林少穎謂伯益即伯翳其後為秦威文仲聞六藝
滅曰臯陶庭堅不祀忽諸使臯陶猶有後於秦則
文仲之言不若此之甚也列子夷堅聞而志之
服虔注即庭堅也

嫫不恤婦者齊女有禮漆室女憂君况委質為臣者乎
列女傳魯漆室女韓詩外傳云魯監門之女嬰
苦婦投紡復其夫之雙而不知有君與不恤

漢世祖罷郡國都尉晉武帝去州郡武備其害皆見
于後唐穆宗之銷兵則不崇朝而變生焉故曰誰
能去兵

劉知幾曰能言吾祖郊子見師不識其先籍談取誦

鄧名世曰春秋時善論姓氏者魯有衆仲晉有胥

臣見晉語鄭有行人子羽皆能探討本原自炎黃而

下如指諸掌鄭漁仲曰世本公子
譜二書皆本左傳

子皮曰君子務知大者遠者小人務知小者近者程

子謂君子之志所慮者豈止一身直慮及天下千

萬世小人之慮一朝之忿不遑恤其身

莊公寤生風俗通云俗說而隨地未能開目視者謂

之寤生

黃地之會王孫雒曰必會而先之吳晉爭先雒之謀
也然不能救吳之亡故呂氏春秋曰吳王夫差淶

國學紀聞

卷六

四一三

於王孫維太宰韜然則維亦韜之流耳王太宰
晉有四姬鄭子產有男女辯姓之言考之穆天子傳
穆王有盛姬蓋周禮之壞自王朝始諸侯何誅焉
叔向習春秋為平公之傅而不能諫四姬之惑何也
曰正已則可以格君心之非叔向娶於申公巫臣
氏違母之訓而從君之命無諸已而後非諸人自
反而不縮其能正君乎先儒有言寡欲之臣然後
可以言王佐
季武子曰有叔向女齊以師保其君公室之卑私言
於晏嬰杞田之治僅及於侵小師保固如是乎

魯用田賦仲尼曰有周公之典在晉鑄刑鼎仲尼曰
晉國將守唐叔之所受法度周公之典唐叔之法
度魯晉所以立國也是以漢循高祖之法則治唐
變子六太宗之制則亂夏有典則商云
古也有志克已復禮仁也或謂克已復禮古人所傳
非出於仲尼致堂曰夫子以克已復禮為仁非指
克已復禮即仁也胥臣曰出門如賓承事如祭仁
之則也蓋左氏粗聞闕里緒言每每引用而輒有
更易穆姜於隨舉文言亦此類
晉語欒氏之臣辛俞曰三世仕家君之再世以下主

國學紀聞 卷六 四十四

之注大夫稱主優施謂里克妻曰主孟啗我注大夫之妻稱主
 左傳醫和謂趙孟曰主是謂矣魏戊曰主以不賄
 聞於諸侯此大夫稱主也齊侯使高張來唁公稱
 主君子家子曰齊卑君矣主君大夫之稱也史記
 甘茂傳樂羊拔中山魏文侯示之謗書樂羊曰此
 非臣之功也主君之力也戰國策梁王魏嬰觴諸
 侯於范臺魯君曰主君之尊儀狄之酒也主君之
 味易牙之調也魏以大夫為諸侯故猶稱主君

困學紀聞卷之六 終

嘉月十八日

勉亭

困學紀聞卷之七



俊儀 王應麟伯厚甫

○公羊

漢武尊公羊家而董仲舒為儒者宗正誼不謀利明
 道不計功一言得夫子心法太史公聞之董生者
 又深得細領之正嘗攷公羊氏之傳所謂讖緯之
 文與黜周王魯說非公羊之言也蘓氏謂何休公
 羊之罪人晁氏謂休負公羊之學五始二科九肯
 七等六輔二類七缺皆出於何氏其墨守不攷而
 破矣

纂談曰史記年表平王東遷三年魯惠公即位纂例
 隱公下注云惠公三年平王東遷不知啖趙得於
 何書監石新論以為啖趙所云出何休公羊音訓
 當作平王東遷三年惠公立此休一時記錄之誤
 安定謂平王東遷孝公之三十七年也明年惠公
 立春秋不始於孝公惠公者不忍遷絕之猶有所
 待焉歷舉踰惠莫能中與於是絕之所以始於隱
 公也

漢以春秋決事如雋不疑引蒯瞶遺命出奔輒拒而
 不納春秋是之蕭望之引士句侵齊聞齊侯卒引

師而還君子大其不伐喪丞相御史議封馮奉世
 引大夫出疆有可以安國家顯之可也皆本公羊
 雖於經旨有得有失然不失制事之宜至於嚴助
 以春秋對乃引天王出居于鄭不能事母故絕之
 其謬甚矣

左氏載曹劌問戰諫觀社藹然儒者之言公羊乃有
 盟柯之事太史公遂以曹沫列刺客之首此戰國
 之風春秋初未有此習也穀梁柯盟曹劌公羊作
 此游士之虛語而燕丹之用荊軻欲以齊桓待秦
 政不亦愚乎

九世猶可以復讎乎雖百世可也漢武用此義伐匈奴儒者多以公羊之說為非然朱子序戊午讜議曰有天下者承萬世無疆之統則亦有萬世必報之讎吁何止百世哉臣不討賊非臣也子不復讎非子也讐言者無時焉可與通此三言者君臣父子天典民彝係焉公羊子大有功於聖經以祭仲廢君為行權范甯已譏其失矣孟子曰有伊尹之志則可若祭仲者董卓司馬師孫琳桓溫之徒也其可廢乎

葵丘之會桓公震而矜之安定謂前則致王世子于首止今又致宰周公于葵丘其心盈亦甚矣穀梁以為美非美也孟子以為盛有激而云以衛石惡為惡人劉原父非之曰董賢可謂賢乎又以仲孫何忌為譏二名新莽之制其出于此歟東漢之士猶無二名者用致夫人公羊以為姜氏譏以妾為妻也董仲舒謂成風先儒取之仲舒說經蓋不泥於公羊也晉江霏曰厭屈私情所以上嚴祖考曾謂周禮在魯其臣無一江霏乎晉人執宋仲幾于京師仲幾之罪何不襄城也注云

若今以草衣城是也。漢五行志董仲舒以為宋中
 幾亡尊天子之心而不衰城。顏注云衰城謂以差
 次受功賦也。按左氏傳遲速衰序於是焉。在又云
 宋仲幾不受功。衰字當從漢志作衰。衰音初為反與
 左氏合。

公羊子齊人其傳春秋多齊言。登來化我。樵之漱浣。
 荀將踊為詐戰。往黨往殆于諸累。械如昉。楛脰之
 類是也。鄭康成北海人其注三禮多齊言。麴楚曰
 媒疾為戚。麋為獍。漚曰湊。推為終。葵手足擊為散。
 全道為芋。祭為墮。題肩謂擊征。滑曰漣。相絞訐為

掉磬無髮為禿。揭糠為相殷。磬如衣祈之言是之
 類是也。方言之異如此。則書之誥誓其可疆通哉。
 文公二年公子遂如齊納幣。譏喪娶也。娶在三年之
 外則何譏乎。喪娶三年之內不圖婚娶者大吉也。
 非常吉也。其為吉者主於已以為有人心焉者則
 宜於此焉。變矣。公羊子之言天理民彝之正也。左
 氏以為禮以為孝。其害教最甚。杜氏謂諒闇既終
 喜好之事通於外內。其悖理又甚焉。中庸曰三年
 之喪達乎天子。孟子曰三年之喪自天子達於庶
 人。左杜而忘諸乎。杜預在晉議太子之服。謂周公

不言高宗服喪三年而云諒闇此服心喪之文也
叔向不譏景王除喪而譏其宴樂已早明既葬應
除而違諒闇之節也司馬公以為巧飾經傳以附
人情禮之本也公羊長於左氏此其下端也但知春秋衰世之禮而未知先王制

○穀梁

穀梁傳序凡傳以通經為主經以必當為理夫至當
無二而三傳殊說庸得不棄其所滯擇善而從乎
孝經序襲其語

桓五年傳鄭同姓之國也在乎冀州注冀州則近京師按鄭之始封在今京兆其地屬雍州東遷之後

徙新鄭在今河南其地屬豫州謂近京師則可謂
在冀州則非或曰冀州中州也淮南子正中冀州
曰中土

秦自散之敗即楚見呂相絕秦故穀梁曰秦之為狄
自散之戰始止齋曰楚之伯秦之力也自滅庸以
後秦為楚役

伯宗攘翬者之善穀梁子非之董公遮說漢王趙涉
遮說條侯繫天下興亡安危之大幾用其言而不
用其人何哉

隱九年俠卒俠者所俠也所氏見于史者漢有所忠

食貨郊祀志石後漢有所輔獨行刈風俗通所姓慶司馬相如傳宋大夫華所事之後魯有所氏非但出於宋也然無駭翬挾柔溺宛先儒謂大夫未爵命於天子不氏則彼之氏為所非也

公羊傳於襄二十一年云十有一月庚子孔子生穀梁傳於二十年十月云庚子孔子生二十一年賈逵注經云此年仲尼生昭二十四年服虔載賈逵語云仲尼時年三十五定以孔子為襄二十一年生也孔子世家云魯襄公二十二年生杜注從史記感榮緒以宣尼生庚子曰陳五經拜之然以年

則公穀史記有一年之差以月則公穀有一月之差今不可考

侯國不守典禮而使宰咄歸則侯國不共貢賦而使石尚歸服經書天王以是始終益傷周而歎魯也穀梁謂石尚欲書春秋曾是以為禮乎

文中子謂范甯有志於春秋徵聖經而誥眾傳蓋杜預屈經以申傳何休引緯以沮經唯竊之學最善穀梁言大侵之禮與毛詩雲漢傳略同言蒐狩之禮與毛詩車攻傳相合此古禮之存者

左傳正義云漢代古學不行明帝集諸學士作白虎

通義因穀梁之文為之說曰王者諸侯所以田獵
 何為苗除害上以共宗廟下以簡集士眾也春謂
 之田何春歲之本舉本名而言之也夏謂之苗何
 擇其懷任者也秋謂之蒐何蒐索肥者也冬謂之
 狩何守地而取之也四時之田惣名為田何為田
 除害也今白虎通義十卷無此語豈亦有逸篇歟
 然章帝會諸儒於白虎觀正義謂明帝亦誤
 其或作今出穀梁注鄧公地

穀梁子或以為名亦或以為名淑秦孝公時人今按
 傳載尸子之語尸佼與商鞅同時故以穀梁子為

秦孝公時人然不可攷 漢書但云魯學

○論語

或問論語首篇之次章即述有子之言而有子曾子
 獨以子稱何也曰程子謂此書成於有子曾子之
 門人也曰柳子謂孔子之沒諸弟子以有子為似
 夫子立而師之其後不能對諸子之問乃叱避而
 退則固有常師之號是以稱子其說非歟曰非也
 此太史公采雜說之謬宋子京蘓子由辨之矣孟
 子謂子夏子張子游以有若似聖人欲以所事孔
 子事之朱子云蓋其言行氣象有似之者如檀弓

所記子游謂有若之言似夫子之類是也豈謂貌之似哉曰有子不列于四科其人品何如曰宰我子貢有若智足以知聖人此孟子之言也蓋在言語之科宰我子貢之流亞也曰有子之言可得聞與曰蓋徹之對出類拔萃之語見於論語孟子而論語首篇所載凡三章曰孝悌曰禮曰信恭尤其精要之言也其論晏子焉知禮則檀弓述之矣荀子云有子惡卧而焮掌可以見其苦學曰朱子謂有子重厚和易其然與曰吳伐魯衛虎欲宵攻王舍有若與焉可謂勇於為義矣非但重厚和易而

已也曰有子曾子並稱然斯道之傳唯曾子得之子思孟子之學曾子之學也而有子之學無傳焉何歟曰曾子守約而力行有子知之而已智足以知聖人而未能力行也家語稱其疆識好古道其視以魯得之者有間矣曰學者學有子可乎曰孝悌務本此入道之門積德之基學聖人之學莫先焉未能服行斯言而欲凌高厲空造一貫忠恕之域吾見其自大而無得也學曾子者當自有子孝弟之言始曰檀弓記有子之言皆可信乎曰王無咎嘗辨之矣若語子游欲去喪之踊孺子贖之喪

哀公欲設撥以問若若對以為可皆非也唯論語所載為是

春秋正義云哀公問主於宰我案古論語及孔鄭皆以為社主張包周等並為廟主今本作問社集解用孔氏說凡建邦立社各以其土所宜之木亦不言社主然正義必有據

張衡思玄賦匪仁里其焉宅兮匪義迹其焉追注引論語里人為美宅不處仁焉得知里宅皆居也石林云以擇為宅則里猶宅也蓋古文云然今以宅為擇而謂里為所居乃鄭氏訓解而何晏從之當

以古文為正致堂云里居也居仁如里安仁者也

商為起予理明辭達也固非助我默識心通也

說苑管仲築三歸之臺以自傷於民集注取之

舉直錯諸枉舉枉錯諸直孫季和謂舉直而加之枉

之上則民服枉固服於直也舉枉而加之直之上

則民不服直固非枉之所能服也若諸家解何用加二諸字

王景文曰孔子見起證而知其末故曰其或繼周者

雖百世可知也孟子見進證而知其極故曰千歲

之日可坐而致也邵氏見困證而知其窮故曰苟

有命世之人雖民如夷狄三變而帝道可舉惜時

無百年之世世無百年之人時難人難不其然乎
邵子之言見觀物篇

默而識之朱子謂不言而存諸心屢空不取虛中之
說恐學者流於異端也

申枏鄭康成云蓋孔子弟子申續史記云申棠字周
家語云申續字周今史記以棠為黨家語以續為
續傳寫之訛也後漢王政碑云有羔羊之絜無申
棠之欲亦以枏為棠則申棠申枏一人爾唐開元
封申黨召陵伯又封申枏魯伯本朝祥符封枏文
登侯又封黨淄川侯俱列從祀黨即棠也一人而

前

為二人失於詳攷論語釋文也史記索隱謂文翁

圖有申枏申棠今所傳禮殿圖有申黨無申枏

其羅曰項橐七歲為孔子師董仲舒對策此亡異於

達巷黨人不學而自知孟康注人項橐也隸釋載

逢盛碑以為后橐孟康之說未知所出論語注疏

無之

師摯之始鄭康成謂魯太師之名太師摯適齊孔安

國以為魯哀公時人康成以為周平王時人班固

禮樂志謂殷紂作淫聲樂官師摯抱其器而犇散

或適諸侯或入河海古今人表列大師摯以下八

人於紂時吳斗南云按商本紀紂世抱樂器而舞者大師疵少師彊也人表亦列此二人於師摯八人之後誤合兩事爲一石林云司馬遷論周厲王事曰師摯見之矣則師摯厲王時人也諸說不同橫渠從孔安國注考其所爲觀其所由察其所安亦見大戴禮文王官人篇

老彭鄭注云老聃彭祖龜山曰老氏以自然爲宗謂之不作可也朱文公曰以曾子問言禮證之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皆可見蓋聃周之史官掌國之典

後

籍三皇五帝之書故能述古事而信好之如五千言或古有是語而傳之列子引皇帝書卽谷神不死章也聃雖知禮謂行之反以多事故欲滅絕之禮運謀用是作兵由此起亦有此意致堂曰仲尼問禮或以證舊問或以絕滅禮學之故振而作之使於問達之際有啓蒙非以爲師也

王無咎云鹿邑之外有互鄉城邑人相傳謂互鄉童子見孔子者此處也前代因立互卿縣其城猶存鹿邑屬亳縣不捨晝夜釋文舍音捨集注亦云上聲而楚辭辨證

云洪引顏師古曰舍止息也屋舍次舍皆此義論語不舍晝夜謂曉夕不息耳今人或音捨者非是辨證乃朱子晚歲之書當從之

雁消孫臏同學兵法蘓秦張儀同學從衡李斯韓非同學刑名始也朋而終也仇故曰小人同而不和比而不周

思欲近近則精慮欲遠遠則周四教以文為先自博而約四科以文為後自本而末互鄉童子則進之開其善也闕黨童子則抑之勉其學也

草廬一言而定三分之業一言之興邦也夕陽亭一言而召五胡之既一言之喪邦也

唐太宗文學館學士許敬宗與馬裴晉公淮西賓仇李宗閔與馬以是知佞人之難遠

尹和靜云君臣以義合者也故君使臣以禮則臣事君以忠東澗謂如言父慈子孝加一則字失本義矣

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有若無實若虛犯而不校顏子和風慶雲之氣象也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孟子泰山巖巖之氣象也

麻冕禮也今也純儉鄭注純黑緇也側基反而釋文
 从鄭為下音今讀者從上音如字非也按儀禮疏
 古緇紕二字並行緇布之緇本字不誤紕帛之紕
 多誤為純周禮純帛注純實緇字古緇以才為聲
 釋文純側其反依字從糸才詩行露箋紕帛釋文
 云紕音緇依字糸旁才後人以才為屯因作純又
 羊詩箋云土妻紕衣儀禮純衣釋文
 無音亦非也集解純絲也取說文
 君子不以紕緇飾孔氏注一入曰緇石林云考工記
 三入為纁五入為緇七入為緇緇在纁緇之間爾
 雅一入為纁禮練衣黃裏纁緣練冠麻衣纁緣蓋
 孔氏誤以緇為纁則緇不可為近喪服集註謂緇

絳色以飾練服亦用孔注正義曰一入為緇未知
 緇飾衣似讀緇為纁
 當以石林之說為正
 出何書又云三年練以

馬融注論語云所因三綱五常大學衍義謂三綱之
 說始見於白虎通愚按谷永傳云勤三綱之嚴太
 玄永次五云三綱得于中極天永厥福其說尚矣
 禮記正義引禮緯含文嘉有三綱之言然縉書亦
 起於西漢之末

太平御覽引莊子曰孔子病子貢出卜孔子曰子待
 也吾坐席不敢先居處若齊食飲若祭吾卜之久
 矣子路請禱可以參觀

仁者靜孔安國云無欲故靜與太極圖說同

石林解執禮云猶執射執御之執記曰秋學禮執禮者詔之蓋古者謂持禮書以治人者皆曰執周官大史大祭禮宿之日讀禮書祭之日執書以次位常凡射事執其禮事此禮之見於書者也解雅頌各得其所云季札觀魯樂以小雅為周德之衰大雅為文王之德小雅皆變雅大雅皆正雅楚莊王言武王克商作頌以時邁為首而武次之賚為第一三桓為第六以所作為先後以此攷之雅以正變為大小頌以所作為先後者詩未刪之序也論政

事之廢興而以所陳者為大小推功德之形容而以可告者為先後者刪詩之序也其說可以補注義之遺

呂氏春秋楚有直躬者其父竊羊而譏之上上執而將誅之直躬者請代之將誅矣告吏曰父竊羊而譏之不亦信乎父誅而代之不亦孝乎信且孝而誅之國將有不誅者乎荆王聞之乃不誅也孔子聞之曰異哉直躬之為信也一父而載取名焉故直躬之信不若無信此即葉公所云也致堂曰直躬猶曰正而呂氏春秋以為入姓名妄也

周生烈子云舜掌駕五龍以騰唐衢武嘗服九駁以馳文塗此上御也謂五臣九臣

文子曰人皆以無用害有用故知不博而日不足以

博奕之日問道聞見深矣可以發明無所用心之

戒言無所用之心害非以博奕為賢也讀此章者當以書昭之論陶侃之言參觀

曹操祭稿玄文曰仲尼稱不如顏淵注引論語孔子

謂子貢吾與汝俱不如也按包氏解云吾與女俱

不如

周有八士包氏注云四乳生八子其說本董仲舒春

秋繁露謂四產得八男皆君子周書武寤篇尹氏

晉 臧按昔當作

八士注曰武王賢臣昔語文王詢八虞賈逵云周八士皆在虞官以仲舒與周之言攷之當在文武時

東坡解孟莊子之孝為獻子石林謂以獻子為穆伯

子之以惠叔為惠伯讀左氏不精二者皆誤致堂取蘓

說而不辨其誤

呂氏春秋不苟論云孔丘墨翟晝日誦誦習業夜親

見文王周公且而問焉注引論語夢見周公孔墨並稱

始於戰國之士其流及於漢儒雖韓退之亦不免

逸民各論其行而不及朱張或曰其行與孔子同故

不復論也釋文引王弼注朱張字子弓荀卿以此

孔子
虞仲夷逸隱居放言包氏注放置也不復言世務介
之推曰言身之文也身將隱焉用文之中庸曰其
黜足以容古注亦有味

論語疏義春秋少陽篇伯夷姓墨名允字公信伯長
也夷謚叔齊名智字公達伯夷之弟齊亦謚也少

陽篇未詳何書真宗問陳彭年墨允墨智何人彭年曰伯夷叔齊也上問見何書曰春秋少陽夷齊之胡明仲曰少陽篇以夷齊為伯父名初字子朝叔之謚彼已去國隱居終身尚誰為之節惠哉蓋

如伯達仲忽亦名而已矣

沮溺荷蓑之行雖未能合乎中陳仲子之操雖未能

克其類然唯孔孟可以義之斯人清風遠韻如鸞

鷟之高翔玉雪之不汗跡世俗殉利亡耻鬻榮苟

得者猶腐鼠糞壤也小人無忌憚自以為中庸而

逸民清士乃在譏評之列學者其審諸

呂氏春秋云子路掉雉得而復釋之蓋因子路共之

而為此說朱文公集注引晁劉兩說共字當為拱

執之義

上蔡云聖人語常而不語怪語德而不語力語治而

不語亂語人而不語神本王無咎之說

陸務觀云一言可以終身行之者其怨乎此聖門一

字銘也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此聖門三

字銘也

為力不同科馬融解云力役有上中下三科此說謂

譬諸草木區以別矣五峰曰草木生於粟粒之萌及

其長大根莖花實雖凌雲蔽日據山蟠地從初具

乎一萌之內而未嘗自外增益之也用樂記區朱

文公曰林少穎亦說與黃祖舜如此

漢藝文志小道可觀蔡邕傳致遠則泥以子夏之言

為孔子唐孔穎達傳以能問於不能以曾子之言

為孔子

下莊子之勇或問云事見新序愚按荀子大畧篇齊

人欲伐魯忌下莊子不敢過下此可見其有勇也

史記正義首陽山有五顏師古注漢書云伯夷歌登

彼西山當以隴西為是石曼卿詩曰耻生湯武于

戈日寧死唐虞揖遜區謂首陽在河東蒲坂乃舜

都也余嘗攷之曾子書以為夷齊死於濟澮之間

其人成名於天下又云二子居河濟之間則曼卿

謂首陽在蒲為得其實澮水名左氏

所謂汾澮

水一也孔子觀之而明道體之無息孟子觀之而明
為學之有本荀子亦云水至平端不傾心術如此
象聖人其觀於水也又亞於孔子孟矣於此見格物
之學

呂成公讀論語躬自厚而薄責於人遂終身無暴怒
絮齊見象山讀康誥有感悟反已切責若無所容
前輩切已省察如此

孔庭之教曰詩禮子思曰夫子之教必始於詩書而
終於禮樂雜說不與焉荀子勸學亦曰其數則始
乎誦經終乎讀禮其義則始乎為士終乎為聖人

經謂
詩書

四勿九思皆以視為先見弓以為蛇見寢石以為伏
虎視汨其心也閔周者黍稷不分念親者莪蒿莫
辨心感其視也吳筠心目論以動神者心亂心者
目陰符經心生於物死於物機在目蔡季通釋其
義曰老子曰不見可欲使心不亂西方論六根大
識必先曰眼曰色均是意也

古者士傳言諫其言責與公卿大夫等及世之衰公
卿大夫不言而士言之於是有欲毀卿校者有謂
虜士橫議者不知三代之盛士亦有言責也夫子

曰天下有道庶人不議而不及士其指微矣二月酉

夢前宰輔以大學所上言求
余跋語夢中作此寤而識之

非惟裳必殺之鄭康成云帷裳謂祭之服其制正幅

如帷非帷裳者謂深衣削其幅縫齊倍要見春秋

正義集解不取集
注用鄭說

孔門弟子唯言偃吳人而澹臺滅明南游至江史記

正義蕪州南五里有澹臺湖儒林傳澹臺子羽居

楚

韓非曰李孫相魯子路為郈令魯以五月起衆為長

溝子路以其私秩粟為採飯要作溝者於五父之

衢而餐之孔子聞之使子貢往覆其飯擊毀其器

曰魯君有民子奚為乃餐之言未卒而季孫使者

至讓曰肥也起民而使之先生使弟子令徒役而

餐之將奪肥之民耶孔子駕而去魯此誰與論語

史記不同然亦夫子去魯之一事攷左氏傳郈
叔孫之邑也

申屠嘉不受私謁則可以折幸臣董仲舒正身率下

則可以事驕王魏相以廉正霍氏不能誣袁安任

隗以素行竇氏無以害故曰其身正不令而行苟

正其身矣於從政乎何有

君子不因小人而求福孔子之於彌子也不因小人

而避禍叔向之於樂王鮒也朱博之當平傳福可
求乎賈損之之諂石顯禍可避乎故曰不知命無
以爲君子

朱子以無垢爲雜學論語集注獨以審富貴安貧賤
陳仲猷曰逝者如斯夫道體無窮借水以明之焉飛
戾天魚躍于淵道體無不在借鳶魚以明之葉仲
圭曰出入無時莫知其鄉常人之心也寂然不動
感而遂通聖人之心也聖人之心豈常人之所無
哉昏與明異而已矣仲猷仲圭皆余同年
王克云浴乎沂涉沂水也風乎舞雩風歌也仲長統

云諷於舞雩之下愚以風爲諷則與詠而歸一意
矣當從曰說

上蔡論語解引元澤云澤元教之化民也深於命民
之效上也捷於令本史記趙良之言商君傳

集注蘧伯玉於孫林父甯殖放弑之謀不對而出按

左氏傳甯殖當爲甯喜

史記循吏傳孫叔敖三得相而不喜三去相而不悔
與令尹子文之事相類恐是一事

范伯崇曰溫故而不知新雖能讀墳典索丘足以爲
史而不足以爲師

列子謹獨篇曰顏回不以夜浴改容顏氏家訓曰曾子七十乃學名聞天下皆未詳所出家語曾參少孔子四十六歲非老而學者

遠伯玉史記謂孔子所嚴事不當弟子列禮殿圖有之而唐宋皆錫封從享公伯寮非孔子弟子乃李氏之黨致堂胡氏之說當矣家語不列其名氏蓋自史記失之家語有孫宣字子象史記索隱以為縣豐唐宋封爵皆不及焉禮記檀弓言縣子豈其人與人與

柳子厚與大學諸生書曰仲尼吾黨狂狷南郭獻譏

按荀子法行篇南郭惠子問於子貢曰夫子之門何其雜也非以狂狷為譏

無可無不可致堂謂以五字成文聖人從容中道無所偏倚世之通儻不泥者纔足謂之無不可爾馬援以此稱高帝亦稔於常談

夫子之割之席曾子之簞一於正而已論學則曰正心論政則曰正身

善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有恒者斯可矣善人周公所謂吉士也有恒周公所謂常人也

微生高漢古今人表作尾生高蓋即莊子所謂尾生東方朔曰信若尾生

然尾生之信非信也

鄭校周之本以齊古讀正凡五十事釋文

陳自明以子見南子為南蒯以傳致之昭公十二年

南蒯叛孔子年方二十有二子路少孔子九歲年

方十三其說鑿而不通矣

聖人毋必而鄉黨言必者十有五記必為之事也其

傳易曰積善之家必餘慶積不善之家必餘殃

陰疑於陽必戰小人勿用必亂邦也著必然之

理也

孔門受道唯顏曾子貢大史公稱子貢一出存魯亂齊破吳疆晉伯越是以戰國

說客視子貢也又列于貨殖傳以論語一言而斷其終身可乎子貢聞一以貫之之傳與曾子同貨殖何足之

過則勿憚改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

動已所不欲勿施於人勿欺也皆斷以勿蓋去惡

不力則為善不勇

孔門獨顏子為好學所問曰為仁曰為邦成已成物

體用本末備矣

唐棣與常棣不同致堂謂偏其反而即詩常棣篇孔

子刪而不取恐誤

闕黨之童游聖門者也夫子抑其躁是以知心之易

放互鄉之童難與言者也夫子與其進是以智習之可移

○孝經

孝經序六家異同今攷經典序錄有孔鄭王劉董五家而無虞翻注有虞翻佐東晉處士也致堂謂孝經非曾子所自為也曾子問孝於仲尼退而與門弟子言之門弟子類而成書晁子止謂何休稱子曰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經則孔子自著也今首章云仲尼居則非孔子所著矣當是曾子弟子所為書馮氏曰子思作中庸追述其祖之語乃

稱字是書當成於子思之手

古文孝經漢志書序謂出孔壁而許冲上其父說文

曰孝昭帝時魯國三老所獻其說不周

當不義則子不可不爭於父孟子云父子之間不責善荆公謂當不義則爭之非責善也晁子心讀書志乃謂介甫阿其所好蓋子心守景迂之學以孟子為疑非篤論也朱文公於孟子集注取荆公之說

是何言與司馬公解云言之不通也范太史說誤以言之不通也五字為經文古今文皆無朱文公集

所載刊語亦無之

近世所傳刊語以五字入經文非也

孝經鄭氏注陸德明云與康成注五經不同今按康成有六矢之說而孝經注云上帝天之別名故陸澄謂不與注書相類

荀子述孔子之言曰昔方乘之國有爭臣四人則封疆不削千乘之國有爭臣三人則社稷不危百乘之國有爭臣二人則宗廟不輟父有爭子不行無禮士有爭友不為不義與孝經稍異彭忠肅以致敬致樂致憂致哀致嚴致哀格言為五教錄司馬公家範亦以五致類事忠肅之書本於

此

國史志云孝經孔安國傳古二十二章有閨門篇為世所疑鄭氏注今十八章相承言康成作鄭志目錄不載通儒皆驗其非開元中孝明纂諸說自注以奪一家然尚不知鄭氏之為小同

王去非云學者學乎孝教者教乎孝故皆從孝字

蒙齋謂古孝字只是學字愚按古文韻學字古老子作奈教字郭昭卿字指作奈

不敢毀傷至不敢失於臣妾言不敢者九管子曰賢者行於不敢而立於不能詩於文王仲山甫皆曰小心翼翼

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門孝經緯之言也見東漢章

劉盛不好讀書唯讀孝經論語曰誦此能行足矣安

用多誦而不行乎賴緝戒子威云讀孝經一卷足

以立身治國何用多為愚謂梁元帝之万卷不如

盛綽之一言學不知要猶不學也

范太史孝經說曰能事親則能事神真文忠公勸孝

文曰侍郎王公蓋梅溪也見人禮塔呼而告之曰汝有

在家佛何不供養蓋謂人能奉親即是奉佛

嚴父莫大於配天神宗聖訓云周公宗祀乃在成王

之世成王以文王為祖則明堂非以考配明矣自唐

代宗用杜鴻漸等議明堂以考肅宗

配上帝一時誤禮非祀無豐昭之義

孝子之事親終矣此言喪祭之終而孝子之心具天

罔極未為孝之終也曾子戰兢知免而易簣得正

猶在其後信乎終之之難也

困學紀聞卷之七終

困學紀聞

卷之七

二十一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褚月十九日

勉亭

困學紀聞卷之八



浚儀 王應麟伯厚甫

○孟子

孟子集注序說引史記列傳以為孟子之書孟子自作韓子曰軻之書非自著謂史記近是而滕文公首章道性善注則曰門人不能盡記其詞又第四章決汝漢注曰記者之誤吳伯豐以問朱文公文公答曰前說是後兩處失之熟讀七篇觀其筆勢如鎔鑄而成非綴緝所就也

趙氏孟子章指引論語曰力行近仁誤以中庸為論

語無垢孝經解誤以臨深履薄為衛武公之詩致

車耳為申生誠齋易傳後序誤以韓宣子為季札

文選陳孔璋為曹洪書云有子勝斐然之志注引墨

子曰二三子復於子墨子曰告子勝仁子墨子曰

未必然也告子為仁猶跂以為長偃以為廣不可

久也勝蓋告子之名豈即孟子所謂告子歟

文選注引孟子曰墨子兼愛摩頂致於踵趙岐曰致

至也今本作放踵注無致至三字

元和郡縣志齊雪宮故址在青州臨淄縣東北六里

晏子春秋所謂齊侯見晏子于雪宮
孟子以齊王由反手也趙岐注謂譏管晏不勉其君
以王業文王望道而未之見注未殷錄未盡尚有
賢臣道未得至王無咎非之曰岐名通孟子而實
汨之

琴張注謂子張善鼓琴蓋未知左傳有琴張

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注云四事禹湯文武所行
事也而伏生大傳云周公兼思三王之道以施於
春秋冬夏其說陋矣

滕定公文公按趙氏注古紀世本滕國有考公麋元

公弘即定公文公也世本今無傳此可備參攷
志曰喪祭從先祖注引周禮小史掌邦國之志愚謂
邦國之志若周志史佚之志鄭書楚書秦記之類
孟子疏謂齊王悅南郭先生吹竽喜鄰忌鼓琴安知
與衆樂樂愚攷之史記驪忌以鼓琴見齊威王非
宣王也唯南郭處士吹竽乃宣王時見韓非內儲
說
說苑景卷相鄭鄭人有冬涉冰者出而脛寒後景卷
過之下陪乘而載之覆以上柱叔向聞之曰景子
爲人國相豈不固哉吾聞良吏居之三月而溝渠

脩十月而津梁成六畜且不濡足而况人乎此即
孟子所言子產以乘輿濟人之事也叔向之時鄭
無景卷當以孟子爲正

曾西注以爲曾子之孫集注因之經典序錄曾申字
子西曾參之子子夏以詩傳曾申左丘明作傳以
授曾申於此可攷楚鬬宜申公子申皆字子西則
曾西之爲曾申無疑

邳暉曰孟軻以疆其君之所不能爲忠量其君之所
不能爲賊與今孟子語小異
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義頌白者不負戴於道

路矣。愚按書大傳云：歲事既畢，餘子皆入學。十五入小學，十八入大學。距冬至四十五日始出學。傳農事上老平明坐於右塾，庶老坐於左塾。餘子畢出，然後歸。夕亦如之。餘子皆入父之齒，隨行兄之齒。鴈行，朋友不相踰，輕任并重任，分頽白不提挈。出入皆如之。比之謂造士。漢書食貨志云：春將出，民里胥平旦坐於右塾，鄰長坐於左塾。入者必持薪樵，輕重相分，班白不提挈。孝悌之義當以是觀之。

棄禮捐耻，秦所以敗，耻尚失所。晉所以替耻之於人，大矣。

陳蕃陳校獵曰：齊景公欲觀於海，放乎琅邪。晏子爲陳百姓惡聞旌旗輿馬之音，舉首頓眉之感。景公爲之不行此，以孟子二章爲一事。

梁惠王西喪地於秦七百里，潘水李氏曰：初北地郡屬魏，後盡爲秦，并喪於秦不止七百里也。

法言修身篇引孟子曰：夫有意而不至者有矣，未有無意而至者也。今孟子無此語，其在外書歟。

周子靜端爲學官，小司成襲蓋卿以守氣不如守約，命題子靜曰：氣不與約，字對兩守，字著略點晦翁。

注甚明豈可破句讀孟子

尸子引孔子曰誦詩讀書與古人居金樓子曰曾生謂誦詩讀書與古人居讀書誦詩與古人期孟子頌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斯言亦有所本命不可委故孟子言立命心不可委故南軒以陶淵明委心之言為非

仁曰仁術儒曰儒術術即道也申不害以術治公孫弘謂智者術之原君子始愚乎術矣故學者當擇術致堂曰揚朱與老聃同時墨翟又在前三宋師大禹而

晏嬰學之以為揚墨出於師商考之不詳甚矣朱文公曰莊周之學出於老氏韓子始謂子夏之後有田子方子方之後流而為莊周以其書之稱子方者考之則子方之學子夏周之學子方者皆不可見愚謂觀此二說則異端之學非孔門弟子傳流之差也

莊子曰為善無近名為惡無近刑緣督以為經又曰將處夫材與不材之間此子莫知執中也揚之學似老墨之學似佛揚朱書唯見于列子董仲舒云以仁治人以義治我劉原文云仁字從人

義字從我豈造文之意邪愚謂告子仁內義外之說孟子非之若以人我分仁義是仁外義內其流為兼愛為我矣

孟子引費惠公之言謂小國之君也春秋時費為魯季氏之邑史季楚世家有鄒費邾邳蓋戰國時以邑為國意者魯季氏之僭故

仁人心也求其放心此孟子直指本心處但禪學有體無用

曹交注謂曹君之弟按左傳哀公八年宋滅曹至孟子時曹亡久矣曹交蓋以國為氏者

老泉三子知聖人汗論誤以汗字為句趙岐謂孟子知其言太過故貶謂之汗下亦非孟子之意史記六國表注皇甫謐曰孟子稱禹生石紐西夷人也今無此語

孟子字未聞孔叢子云子車注一作子居居貧坎軻故名軻字子居亦稱字子輿疑皆傳會聖證論云叢子有孟子居即於是軻也傳子云孟子輿

孟子正義云唐林謹思續孟子書二卷謂孟子七篇非軻自著乃弟子共記其言與韓文公之說同正義序云孫奭崇文總自館閣書自讀書志皆無之

朱文公謂邵武士人作不解名物制度其書不似

呂氏春秋舜行德三年而三苗服孔子聞之曰通乎德之情則孟門太行不為險矣故曰德之速疾乎以郵傳命此可以證孟子引孔子之言

墨之治喪以薄宋書禮志引尸子禹治水為喪法曰桐棺三寸制喪三日蓋墨家託於禹也

好樂好勇好貨色齊宣王所以不能用孟子也文帝好清靜故不能用賈誼武帝好紛更故不能用汲黯

上有好者下必甚焉光武封一車茂而節義之俗成太宗誅一德儒而諫爭之門闢信乎如風之偃草也

不仁而得天下未之有也秦皇以不仁得之矣二世而失猶不得也

惟尹躬暨湯咸有一德克享天心故湯曰天吏尹曰天民

孟子學伊尹者也當今之世舍我其誰也是亦聖之任

仁在乎熟之而已矣子路未熟之五穀管仲已熟之

莫裨揚墨五穀之螟螣

照乘之珠和氏之璧戰國之君以為寶故曰諸侯之

寶三

為天吏則可以伐燕於漢楚見之董公未說漢王之

前以強弱角勝負所謂以燕伐燕也三軍編素之

後則為天吏矣仁義之言齊梁以為迂闊者董公

一言而漢楚之興亡決焉可謂豪傑之士

弱而不可輕者民也古先哲王曰敬民曰畏民石守

道謂湯以七十里亡夏文王以百里亡商陳勝以

匹夫亡秦民可不畏乎故曰民為貴太史公以陳涉與湯武並

言涉豈能為湯武哉蓋楚漢間豪傑之餘論也

善推其所為此心之充拓也求其放心此心之收斂

也致堂曰心無理不詠去而不能推則視之不見

聽之不聞痒痠疾痛之不知存而善推則潛天地

撫四海致千歲之日至知百世之損益此言充拓

之功也西山曰心一而已由義理而發無以害之

可使與天地參由形氣而發無以檢之至於遠禽

獸不遠此言收斂之功也不闔則無闢不涵養則

不能推廣

守孰為大守身為大有猷有為矣必曰有守不虧其

義矣必曰不更其守何德將歎青曰入時愈深則趨正愈遠以守身為法以入時為戒可謂士矣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皆不為也諸葛武侯謂漢賊不兩立其義正矣然取劉璋事所謂義乎君子可欺以其方難罔以非其道日無再中之理而新垣平高之曰無漸長之理而表充高之漢文隋文皆以是改元漢文悞平之詐而隋文終受充之欺此存亡之判與夫道一而已矣為善而雜於利者非善也為儒而雜於異端者非儒也

堯使契為司徒教以人倫學所以明人倫辨察於人倫居中國去人倫無君子如之何其可也孟子道性善稱堯舜莫大於人倫此正人心之本原也晏子春秋曰有賢而不知一不祥知而不用二不祥用而不任三不祥孟子謂言無實不祥不祥之實蔽賢者當之蓋古有此言也孺滄浪之歌亦見於楚辭漁父攷之禹貢漢水東為滄浪之水則此歌楚聲也文子亦曰混混之水濁可以濯吾足乎泠泠之水清可以濯吾纓乎無恒產而有恒心者惟士為能古之士所以異於民

也。蘓秦無二頃田而奔走游說，豈所謂士哉？水心
葉氏云：周衰不復取士，孔孟不以其不取而不教
也。孔孟之徒不以其不取而不學也。道在焉故也。
不得志修身見於世，上蔡謝子曰：天下皆亂而已，獨治
不害為太平。蜀士楊肩吾曰：天下雖不治平，而吾
國未嘗不治，且平者岐周是也。一國雖不治平，而
吾家未嘗不治，且平者曾閔是也。一家雖不治平，
而吾身吾心未嘗不治，且平者舜與周公是也。
亦云不憂天下之亂而樂其身治者可與言道矣。
鹽鐵論引孟子曰：居今之朝，不易其俗而成千乘之

勢不能一朝居也。又云：今之士，今之大夫皆罪人
也。又云：王者與人同，而如彼者居使然也。與今本
不同。

民心之得失，此興亡之幾也。林少穎云：民之思漢則
王莽不能廢之，使忘民之忘漢，則先主不能彊之。
使思唐與政云：民心思漢王即假之，而有餘民心
去漢孔明扶之而不足。

論語終於堯曰篇，孟子終於堯舜湯文孔子而荀子
亦終堯問其意一也。

利與善之間，君子必審擇而明辨焉。此天理人欲之

幾善惡正邪之分界也孟子之言公不夷不惠可
否之間材與不材之間揚莊之言私

若將終身焉窮不失義若固有之達不離道能處窮
斯能處達

養心莫善於寡欲注云欲利也雖非本指廉者招福
濁者速禍亦名言也道家者流謂丹經万卷不如
守一愚謂不如孟子之七字不養其心而言養生
所謂舍爾靈龜觀我朵頤也

呂氏春秋開春論云神農之教曰士有當年而不耕
者則天下或受其饑矣女有當年而不績者則天

下或受其寒矣故身親耕妻親績所以見致民利
也管子引神農之數文子亦引神農之法此即許
衍所為神農之言歟漢藝文志農家有神農二十
篇劉向別錄云疑李悝商君所說

孔子孟子皆不之秦荀子嘗入秦而譏其無儒孔子
順曰秦為不義義所不入其志如魯仲連

句容有盜改置社稷而盜止下邳多盜遷社稷於南
山之上盜亦衰息見陳後山談叢岳州田鼠害稼
雍明遠曰迎貓之祭不修也命祭之鼠隨以斃見
范蜀公集孟子有變置社稷禮記有八蜡孰謂古

制不可行于今乎

求在我者盡性於己求在外者聽命於天季成季曰
與其求於人曷若無欲於己與其使人可賤不若
以賤自安呂居仁亦以見人有求為非

宿於畫水經注云瀆水出時水東去臨淄城十八里
所謂瀆中也俗以瀆水為宿留水以孟子三宿出

瀆或云當作畫後漢取奔進軍中
史記畫邑人王蠋通鑑作畫邑

以非與政有以異乎邵子之論秦曰殺人之多不必
以刃謂天下之人無生路可趨也

商鞅富強之術誘三晉之民力耕於內而使秦民應

敵於外使梁王用孟子之言施仁政於民秦焉得
誘之仁勝不仁如春融冰泮故曰仁者無敵

蓋大夫王驪漢泰山郡蓋縣故城在沂州沂水縣西
北

趙氏春秋論曰五伯者三王之罪人謂其三代而春
秋之也齊桓其作備也今之諸侯五伯之罪人謂
其春秋而戰國之也晉定其作備也今之大夫今
之諸侯之罪人謂其戰國而七國之也晉之韓趙
其作備也

止齋曰人多言常平出漢耿中丞顏師古以壽昌為

權道豈知常平蓋古制孟氏言狗彘食人食而不
知檢塗有餓莩而不知發今文作檢班氏食貨志
作斂是也夫豐歲不斂饑歲不發豈所謂無常平
乎

陳列讀求其放心而悟曰我心不曾收如何記書遂
閉門靜坐不讀書百餘日以收其放心然後讀書
遂一覽無遺前賢之讀書如此

教民則無恒產因無恒心孟子言戰國之民也周之
盛時以井牧授田以鄉遂設教彼介攸正烝我髦
士士亦田野之秀民也不惟士有常心民亦有常

心矣故曰文武興而民好善

○小學

爾雅注漢武帝時得豹文鼯鼠孝廉郎終軍知之賜
絹百匹文選注引竇氏家傳以為竇攸世祖詔諸
侯子弟從攸受爾雅二說不同

爾雅西至於邠國謂之四極宋文公曰邠國近在秦
隴非絕遠之地愚按說文引爾雅曰西至於國謂
四極汎西極之水也府申切

爾雅疏案尸子廣澤篇云墨子貴兼孔子貴公皇子
貴裏田子貴均列子貴虛料子貴別囿其學之相

非也。數世矣而已。皆弁於私也。天帝后皇辟公弘廓閏傳介忱夏慎蒙贖販皆大也。十有餘名而實一也。若使兼公虛均裏平易別圍一實則無相非也。仁意篇述太平之事云燭於玉燭飲於醴泉暢於永風春為青陽夏為朱明秋為白藏冬為玄英田氣和為正光此之謂玉燭其雨時降万物以嘉高者不少下者不多此之謂醴泉其風春為發生夏為長贏秋為方盛冬為安靜四氣和為通正此之謂永風。

爾雅疏引舍人云按經典序錄爾雅有犍為文學注

二卷一云犍為郡文學卒史臣舍人漢武帝時待詔

白虎通引親屬記即爾雅釋親也通典顏延之曰伯叔有父名則兄弟之子不得稱姪從母有母名則姊妹之子不可言甥且甥姪唯施與姑舅耳雷次宗曰姪字有女明不及伯叔甥字有男見不及從母劉共父刊二程先生集改姪為猶子朱文公謂古人固不謂兄弟之子為姪亦無云猶子者記禮者之言猶已但云兄之子弟之子然從俗稱姪亦無害於義理也。

傳負版郭璞注未詳即柳子所為作蝨蝨傳者也京西

賦戎葵懷羊璞亦懷羊爾雅龜曰未詳

陸璣為詩草木疏劉杳為離騷草木疏王方慶有園

庭草木疏季文鏡有山居草木記君子所以貴乎

多識也然爾雅不釋蘇敖字書不見柝櫨學者耻

一物之不知其可忽諸

檟苦茶注今呼早采者為茶晚取者為茗一名薺說

文茗茶芽也東坡詩周詩記苦茶茗飲出近世

急就篇注牡蒙一名黃昏後山詩黃昏湯疑即此也

終軍之對鼯鼠盧若虛之辯鼯鼠江南進士之問天

雞劉原父之識六駮可謂善讀爾雅矣蔡謨不識

彭蠡人謂讀爾雅不熟田敏不知日及學之陋也

唐玄度十體書曰周宣王太史籀始變古文著大篆

十五篇秦焚詩書唯易與史篇得全逮王莽亂此

篇亡失建武中隻九篇章帝時王育為作解說所

不通者十有三二按文多引王育說如天屈西北

為无蒼頡出見禿人伏禾中因以制字

說文叙尉律試八體大篆小篆刻符蟲書亡新使甄

豐等改定古文時有六書古文奇字篆書佐書繆

書正義亦云秦有八體亡新六書去大篆刻符及

字 藝文志謂漢興蕭何草律著其法曰太史試學
童以六體試之古文奇字篆書律即尉律也六體

非漢興之法當從說文叙改六為八

急就篇長樂無極老復十顏氏解為蠲其子孫之役

非也即參同契所謂老翁復丁壯朱文公詩自度樽前老復丁黃

庭經亦有此三字

董彥遠除正字謝啓叙學涉獵詠治其略云殘經不

悟於郭亡闕文徒存於夏有馬不足一者既失其

全虎多於六者自垂其數書殘武殫頌亂湯齊烏

寫混淆魚魯雜糅增河商之邑為雒城漢東之國

為階避上則罪不從辛絕下則對自去口棗合而

棘氏微口之省而疎姓絕定文於六穗之禾訓同

於導分序於八寸之策執異為宗丁尾亂真鉤須

失實書六書肖而既謬國名為卷為端而遂乖服

制篆形誤偽誰正雲興之祁祁隸體散亡共守鸞

聲之鉞鎮定銀鎗之名車改金根之自知丁束二

縫之為來指二首六身之為求郡章立信救時惟

正於四羊國史傳疑考義共或於三豕傳會作九

禾之秀雖析為三刀之州合樂之奏妄如文武之

為斌定經之名誤合日月之為易字失部居改白

水真人之此書忘形蒙作非衣小兒之謠四十八
 安取於菜三十七未足語世梁父七十二家名雖
 具在尉律四十九類書蓋已亡誤存舟二間之為
 航安識門五日之為閨學者徧觀異書而求其安
 所出亦多識之一也彥遠有古文集類叙云孔
 安國以隸古易科斗故漢人不識古字開元又廢
 漢隸易以今文故唐人不識隸古今按書序為隸
 古文體而從隸以定之雖隸而猶古蓋存古
 則可慕為隸則可識非謂隸書為隸古也
 景文公云蕭何自題蒼龍白虎二闕後世署書由何
 始說文篇署也从戶冊戶冊者署門戶之文也

夾淙金石略云祀巫咸大湫文李斯篆愚按方氏跋
 詛楚文以為秦惠文王二十六年石湖亦謂當惠
 文王之世後百餘年東巡泰山刻石則小篆非出
 於李斯

古器銘云十有三月十有四月十有九月云正月乙
 子或云丁子呂與叔考古圖謂嗣王踰年未改元
 故以月數乙子即甲子丁子即丙子世質人淳取
 其同類不悉殆不可考曾子固謂古字皆重出此
 文作二二者特二字耳

毛伯敦視不一字劉原父以為鄭曰文武時毛叔鄭

也而呂與叔以為邾簠銘中上一字歐陽公以為
張曰宣王時張仲也而與叔以為張周義敦伯下
一字歐陽公以為罔曰穆王時伯罔也而與叔以
為百古文難攷幾於邳書燕說
傳古圖晉姜鼎銘用斬綽縮肩壽伯碩父鼎銘用祈
巧百錄肩壽縮綽孟姜敦銘縮綽肩壽石湖云似
是古人祝廷常語愚謂漢書安世房中歌云克綽
丞福顏氏注綽緩也亦謂延長
張燕公謝碑額表云孔篆吳禮之墳秦存展季之瓏
言孔子篆者始見於此

金石錄汲縣太公碑云晉太康二年得竹策之書其
紀年曰康王六年齊太公望卒參考年數蓋壽一
百一十餘歲今按書顧命云齊侯呂伋則成王之
末伋已嗣太公為齊侯矣

滴水李氏云古印有文曰祭尊非姓名乃古之卿官
也說苑載卿官又有祭正亦猶祭酒也

秦詛楚文作於惠文王之時所詛者楚懷王也懷王
遠屈平適斬尚而受商於之欺致武關之執非不
幸也然入秦不反國人憐之如悲親戚積怨深怒
發于陳項而秦亡也忽焉六國之滅楚最無罪反

爾好還夫人之理也南公曰楚雖三戶亡秦必楚
吁秦詛楚邪楚詛秦邪

徐楚金說文繫傳有通釋部叙通論祛妄類聚錯綜
疑義系述等篇呂太史謂元本斷爛每行滅去數
字故尤難讀若得精小學者以許氏說文參釋恐
猶可補也今浙東所刊得於石林葉氏蕪魏公本
也

說文飲器象爵者取其鳴節節足足也宋符瑞志鳳
凰其鳴雄曰節節雌曰足足然則爵即鳳凰歟
宣和中陝右人發地得木簡于壅字皆章草檄云永

初二年六月丁未朔廿日丙寅朱文公荅吳斗南
書謂東漢討羌檄日辰與通鑑長歷不同蓋指此
也今改通鑑安帝永初二年六月乙未朔後漢紀
有丙寅七月有戊辰

恐當以長歷為正

漢西域傳安息國書華旁行為書記顏氏注今西方
胡國及南方林邑書皆橫行不直下法苑珠林云
造書凡有三人長名曰梵其書右行次曰佉盧其
書左行少者蒼頡其書下行夾深六書略云梵書
左旋其勢向右華書右旋其勢向左

韓文公曰凡為文辭且畧識字杜子美曰讀書難字

過字豈易識哉李衡識字說曰讀書須是識字固
有讀書而不識字者如孔光張禹許敬宗柳宗元
非不讀書但不識字孔光不識進退字張禹不識
剛正字許敬宗不識忠孝字柳宗元不識節義字
此可為學者之戒

周越書苑云郭忠恕以為小篆散而八分生八分破
而隸書出隸書悖而行書作行書狂而草書聖以

此知隸書乃今真書趙明誠謂誤以八分為隸自

歐陽公始

更有書云隸書今之正者正書張懷瓘書千文云社稷鍾隸者雅趣造字皆真正亦曰真手義之傳尤善隸書

康節邵子之父古字天賧定律呂聲音以正天下音
及古今文謂天有陰陽地有剛柔律有關翕呂有
唱和二陰一陽交而日月星辰備焉一剛一柔交
而金木水火備焉一關一翕而平上去入備焉一
唱一和而開發收閉備焉律感呂而聲生焉呂應
律而音生焉觀物之書本于此謂關翕者律天清
濁者呂地先閉後開者春也純開者夏也先開後
閉者秋也冬則閉而無聲東為春聲陽為夏聲此
見作韻者亦有所至也銜凡冬聲也橫渠張子曰
商角徵羽皆有主出於唇齒喉舌獨宮聲全出於

口以兼五聲也夾滌鄭氏曰聲為經音為緯平上去入四聲也其體縱故為經宮商角徵羽半徵半商七音也其體橫故為緯

七音三十六字母出於西域豈所謂學在四夷者歟
司馬公以三十六字母總三百八十四聲為二十圖夾滌謂梵人長於音所得從聞入華人長於文所得從見入華則一音詠一字梵則一字或貫數音鳩摩羅什曰天竺國俗甚重文制其富商體韻得須皆其一二也

諧聲六書之一也聲韻之學尚矣夾滌謂五書有窮

諧聲無窮五書尚義諧聲尚聲釋文序錄云古人音書止為譬况之說孫炎始為反語攷古編謂周顛始有翻切非也

隋陸法言為切韻五卷後有郭知玄等九人增加唐孫愐有唐韻今之廣韻則本朝景德祥符重修今人以三書為一或謂廣韻為唐韻非也鶴山魏氏云唐韻於二十八刪二十九山之後繼以三十先三十一僊今平聲分上下以一先二僊為下平之首不知先字蓋自真字而來愚攷徐景安樂書凡宮為上平商為下平角為入徵為上羽為去則唐

時平聲已分上下矣米元章云五聲之音出於五行自然之理沈隱侯侯只知四聲求其官聲不得乃分平聲為二然後魏江式曰晉呂靜放李登聲類之法作韻集五卷官商錄徵羽各為一篇則韻分為五始於呂靜非自沈約始也約答陸厥曰官商之聲有五文字之別累萬之繁配五聲之約高下低昂非思力思力所學沈存中云梵學入中國其術漸密

潛虛以竟為天古文也見廣韻而集韻不載古文韻

落文

廣韻言姓氏甚詳然充字有充虞見孟歸字有齊歸見左其遺闕多矣貴育謂孟貴夏育也廣韻以貴為姓古有勇士貴育諺矣

顏魯公有湖州集文士拂古今文字為韻海鏡源三百六十卷以已荒萬彙其廣如海自來尋源照之如鏡崇文總目僅存十六卷今不傳

韓非正蠹曰蒼頡之作書也自環者謂之私其私謂之公說文曰自管為公背公為公

宋元憲寶翫佩觿三篇蘇文忠每出必取聲韻音訓文字置箴中晁以道晚年日課識十五字

英深謂說文定五百四十類為字之母然母能生而子不能生誤以子為母者二百十韻

吳孫休自制名字以命其子武璽劉襲回之皆字書所無梁四公方記亦然

隋志以蒼頡訓纂滂喜為三蒼說文繫傳以蒼頡爰歷博學為三蒼并訓纂為四篇

急就篇沐浴揃掖寡合同莊子外物篇皆媵可以休老亦作揃掖

不字本方久反凡書之不字皆點入聲其字本音箕夜如何其凡書之其字皆點平聲攻魏傳

季瀚蒙求以平聲與上去入相間近世續蒙求者不知此攻魏云

○經說

六經始見于莊子天運篇孔子曰治詩書禮樂易春秋六經以禮樂

詩書易春秋為六藝始見于太史公滑稽列傳孔子曰六藝於治也或云七經後漢趙典學孔子七經蜀秦

或以六經六緯為十二經莊子天道篇或以五經五緯釋文序錄易書詩周禮儀禮禮記春秋孝經論

為十經南史周續之或云九經唐谷那律傳九經樂經既亡而有五經自漢武立博士始也邵子定以易書詩春秋為四經猶春

夏秋冬皇帝王伯

漢藝文志云六藝之文樂以和神仁之表也詩以正
言義之用也禮以明體故無訓書以廣聽知之術
也春秋以斷事信之符也五者蓋吾常之道相須
而備而易為之原自虎通云有五常之道故曰五
經樂仁書義禮易智詩信也二說不同然五經兼
五常之道不可分也

後漢翟酺曰文帝始置一經博士攷之漢史文帝時
申公韓嬰皆以詩為博士所謂魯詩韓詩五經列于學官
者唯詩而已景帝以較固為博士所謂齊詩而餘經未
立武帝建元五年春初置五經博士儒林傳贊曰

武帝立五經博士書唯有歐陽禮后易揚春秋公
羊而已立五經而獨舉其四蓋詩已立於文帝時
今并詩為五也

石經有七漢熹平則蔡邕魏正始則邯鄲淳晉裴顏
唐開成中唐玄度後蜀孫逢吉等本朝嘉祐中楊
南仲等中興高廟御書後蜀石經於高祖太宗諱
皆缺書唐之澤深矣

唐儒學傳序文宗定五經鏡之石張參等是正訛文
按文粹劉禹錫國學新修五經壁記云初大曆中
名儒張參為司業始詳定五經書于論堂東西廂
之壁序以參為文宗時誤矣參所定乃書于壁非

鏡石也。舊史記云：開成二年十月癸卯，宰臣判祭酒鄭覃進石壁九經一百六十卷，會要載是年八月覆定石經字體。官唐玄度狀：今所詳覆多，因司業張參五經字爲準。藝文志參有五經文字三卷，玄度有九經字樣一卷。文宗時是正訛文，乃玄度非參也。

皇覽冢墓記曰：漢明帝時，公卿大夫諸儒八十餘人論五經誤失符節，令宋元上言。秦昭王與呂不韋好書，皆以書葬。王至尊，不韋久貴，冢皆以黃腸題。溱處地高燥，未壞。臣願發昭王不韋冢，視未燒詩。

書愚謂儒以詩禮發冢，莊子譏假經以文姦者，介乃欲發冢以求詩書，漢儒之陋至此。

歐陽文忠公筆說云：安昌侯張禹曰：必博見然後識其真偽，當攷所出。

艾軒云：日用是根株，文字是注脚。此即象山六經注我之意，蓋欲學者於踐履實地用工，不但尋行數墨也。

虞溥厲學曰：聖人之道，淡而寡味，故學者不好也。及至期月，所觀彌博，所習弥多，日聞所不聞，日見所不知，然後心開意朗，敬業樂群，忽然不覺大化之。

陶已至道之入神也學者不愚才不及而患志不
立任子曰學所以治己教所以治人不勤學無以
為智不勤教無以為仁愚謂此皆天下名言學者
宜書以自做

文中子言聖人述史三焉書詩春秋三者同出於一
陸魯望謂六籍之中有經有史禮詩易為經書春
秋實史耳舜皋陶之慶歌五子之歌皆載於書
王微之云觀書每得一義如得一真珠船見陸農師
詩注

古未有板本好學者患無書桓譚新論謂梁子初楊

子林所寫萬卷至於白首南齊沈麟士年過八十
手寫細書滿數十篋梁袁峻自寫書課日五十紙
抱朴子所寫反覆有字金樓子謂細書經史莊老
離騷等六百二十四卷在巾箱中後魏裴漢借異
書躬自錄本其勤與編蒲緝柳一也國史藝文志
唐末益州始有墨板多術數字學小書後唐詔儒
臣田敏校九經鑄本于國子監國初廣諸義疏音
釋令孔維刑昺讎定頒布

春秋正義云傳咸為七經詩王義之寫今按藝文類
聚初學記載傳咸周易毛詩周官左傳孝經論語

詩皆四言而闕其一

鄭康成注二禮引易說書說樂說春秋說禮家說孝經說皆緯候也河洛七緯合為八十一篇河圖九篇洛書六篇又別有三十篇七經緯三十六篇易緯稽覽圖乾鑿度坤靈圖通卦驗是類謀辨終備書緯璇璣鈴考靈曜刑德放帝命驗運期授詩緯推度災記歷樞含神務禮緯含文嘉稽命徵斗威儀樂緯動聲儀耀嘉洲圖徵孝經緯接神契鉤命决春秋緯演孔圖元命包文耀鉤運斗樞感精符合誠圖考異郵保乾圖漢含孳估助期握誠圖潛

潭已說題辭又有尚書中候論語識在七緯之外按李尋有五經六緯之言蓋起於哀平至光武篤信之諸儒習為內學隋焚其書今唯易緯存焉正義多引識緯歐陽公欲取九經之疏刪去識緯之文使學者不為恠異之言感亂然後經義純一其言不果行

朱文公謂五經疏周禮最好詩禮記次之書易為下愚攷之隋志王弼易孔安國書至齊梁始列國學故諸儒之說不若詩禮之詳實司馬文正公曰新進後生口傳耳剽讀易未識卦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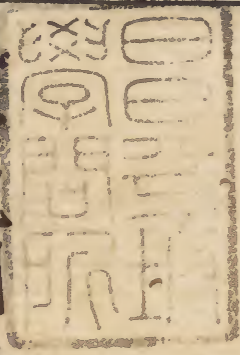
已謂十翼非孔子之言讀禮未知篇數已謂周官為戰國之書讀詩未盡周南召南已謂毛鄭為章句之學讀春秋未知十二公已謂三傳可束之高閣朱文公曰近日學者病在好高論語未問學而時習便說一貫孟子未言梁惠主問利便說盡心易未看六十四卦便讀繫辭此皆躐等之病宋符瑞志云孔子齋戒向北辰而拜告備于天曰孝經四卷春秋河洛凡八十一卷謹已備矣見後神契是以聖人為巫史也緯書謬妄而沈約取之無識甚矣

家語齊太史子餘歎美孔子云天其素王之乎素空也言無位而空王之也黃仲舒對策云見素王之文賈逵春秋序云立素王之法鄭玄六藝論云自號素王盧欽公羊序曰制素王之道皆因家語之言而失其義所謂郢書燕說也莊子云玄聖素主之道祥符中謚孔子為玄聖後避聖祖名改至聖自漢儒至於慶曆間談經者守訓故而不鑿七經小傳出而稍尚新奇矣至三經義行視漢儒之學若土梗古之講經者執卷而口說未嘗有講義也元豐間陸農師在經筵始進講義自時厥後上而經

筵下而學校皆為支離曼衍之詞說者徒以資口
耳聽者不復相問難道愈散而習愈薄矣陸務觀
曰唐及國初學者不敢議孔安國鄭康成况聖人
乎自慶曆後諸儒發明經旨非前人所及然排繫
辭毀周禮疑孟子譏書之亂征願命黜詩之序不
難於議經况傳注乎斯言可以箴談經者之膏肓
西山先生大學術義後序謂有進姦言於經幄者嘗
以問西山之子仁甫荅曰講易乾之文言知進退
存亡為姦言以因上秦有哲言而書亡魯有頌而詩
亡魯郊禘秦僭時而禮亡大夫肆夏三家雍徹而

樂亡

法言曰古之學者耕且養三年通一經執文志曰古
之學者耕且養三年而通一藝蓋劉歆七略取法
言之語



困學紀聞卷之八終

日學已開

卷八

二十九

國朝除開卷之六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

二十八



